

福嚴

Vol. 70

2023.01

會訊

Fuyan Journal



中觀之諸法實相

- ・ 中觀之諸法實相（一）、（二）
- ・ 閑坐階沿石上的回想
—— 印順導師與故鄉的緣
- ・ 為自己建造一座法身慧命的「法華園」
- ・ 《中論》「二諦」教學之觀行與義理解析（二）



本期主題>> 中觀之諸法實相

Contents



慈心慧語

- | | |
|----------------|-----|
| 02 中觀之諸法實相 (一) | 釋貫藏 |
| 10 中觀之諸法實相 (二) | 釋圓悟 |

人間法音

- | | |
|---------------------------|-----|
| 20 閑坐階沿石上的回想 —— 印順導師與故鄉的緣 | 陸子康 |
|---------------------------|-----|

佛法啟示

- | | |
|----------------------|-----|
| 64 為自己建造一座法身慧命的「法華園」 | 恆慚愧 |
|----------------------|-----|

梵語佛典

- | | |
|---------------------------|-----|
| 68 《中論》「二諦」教學之觀行與義理解析 (二) | 常精進 |
|---------------------------|-----|

活動紀實

- | | |
|---------|-----|
| 73 溫故知新 | 編輯組 |
|---------|-----|

諸法實相者
無生亦無滅
心行言語斷
寂滅如涅槃

——
《中論》
——



中觀之諸法實相

(一)

《中觀今論》(中) 第八章 中觀之諸法實相

作者／印順導師
導讀／貫藏法師
整理／編輯組

第八章〈中觀之諸法實相〉共有四節，這堂課講一、二節。章名中的「諸法實相」，即《法華經》所說的「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而佛所能究竟的諸法實相，即是「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也就是阿毘達磨所重視的「法相」。

所以本章的諸法實相，指的是緣起相，並不是超越戲論而唯證相應的實相（因待有為而施設無為，此無為也是緣起的）。依龍樹中觀義，二諦皆是如實的，緣起是性空的，八不是通二諦的，緣起、空、中道是一義的。以下，依次說明前二節。

第一節、總說

我們要想對諸法如實知，一定要

對諸法的法相作透徹的觀察。法相，就是諸法的相狀、義相與體相。此三者並說，相對來說，似可理解為從外到內、從顯到隱的說明。相狀可說是相貌，外在而粗顯的；義相與體相，可與《阿含經》常說的「義說與法說」相通，任一法皆是眾緣所生的緣起法，是有內在種種不同的和合體，也就是一法的體相有其種種的義相。

本章所論究的法相種類，及其抉取的依據，導師先舉聲聞阿毘達磨，如《阿毘曇心論》開端就說：「能知諸法自相、共相，名為佛。」意思是說，佛有兩種智慧：一、總相智，是知諸法共相；二、別相智，即知諸法自相。而佛弟子隨佛修學，以智慧對諸法作事理的深廣觀察，即成為論藏（阿毘達磨）。所以說：論藏是不違法相，順法相而知其甚深廣大。聲聞

學者對於諸法的法相觀察，主要的是自相、共相，另外即是相應不相應、相攝不相攝、因相、緣相、果相，或加上成就不成就。

再舉大乘《法華經》（羅什法師譯）說的「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所謂如是性、如是相、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也就是說，唯有佛才能如實知諸法的性、相、因、果等法相。從這段經文可知，不但唯證方知的勝義空性是實相，緣起相也是實相。導師在《般若經講記》說到：「從見中道而成佛的圓證實相說：從畢竟寂滅中，徹見一切法的體、用、因、果；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如《法華經》說：『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以，空寂與緣起相，無不是如實的。」

關於法相，羅什法師譯的有十種，而在世親的《法華經論》與舊譯的《正法華經》，都只說到六種，導師以為可能是根據的梵本不同。導師從《大智度論》不同卷數的不同說法的比類觀察中，論證羅什法師所譯《法華經》的十相（可說是中觀家的誦本）是有所據的。在印度的法相觀察，學派本就有多少差別的。

本章〈中觀之諸法實相〉所觀察的法相，導師依羅什法師所譯（中觀家誦本）《法華經》的十相（除去末項「本末究竟」），而歸納為三類：

第一類是性、相（第二節說明），第二類是體、力、作（第三節說明），第三類是因、緣、果、報（第四節說明）。其他的，如《法華經》的本末究竟，是窮源竟委的意思，源是本、委是末，即徹頭徹尾，可以是對前九項法相的窮源竟委。又如《大智度論》第 32 卷的限礙、開通方便，與天臺宗十法成乘當中的「通塞」相近（十法成乘，就是十種法能夠成就乘，乘是車乘，十種法如車乘能夠成就我們出三界解脫成佛；其中第五種法就「通塞」）；第 27 卷的得失，與成就不成就相當。

這種種的法相，都是就事實存在的法作觀察，所以離開存在的事實，這些法相是無從安立的。古代的阿毘曇論師，即是側重在一一法上的一一相的考察，也就是《佛法概論》所說「三重因緣」的第一重，「果從因生」的差別事實。然而，這九項或十項之所以應作如是觀察，即因為這是法法所共有的，是存在於時空而變動不居的一切法（第七章〈有·時·空·動〉說明）所必然具備的，所以這些法相就是諸法共同的法則。這樣，就不能如古代阿毘曇論師，偏重「果從因生」的差別事實，而忽略了諸法差別事實的共通法則，忽略了三重因緣的第二重「事待理成」的理則法則。三重因緣，應相依相成而重重深入。佛法不能離開事實存在的諸法，但應不

離差別諸法而更求諸法的共通法則，本章即是重在這諸法的共通法則的說明。當然，佛所了知的不僅僅是此共通的法則，更能通透一一法的一一相。

附帶一提，《中觀今論》是一部專著，各章之間有其相關的文義次第。關於一切緣起諸法的法相，六至八章可作一綜合的觀察：第六章講「《中論》八不緣起的八事四對：生滅（有無）、常斷、一異、來出」，第七章講「有、時、空、動」，本章講「九項三類的法相：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關於緣起的八事四對，第六章說到：「如從無自性的緣起而觀此四者：生滅即如幻如化的變化不居的心色等法，即不離時空的活動者。從特別明顯的見地去分別：生滅（法）的時間相，即相似相續，不斷而又不常的。生滅（法）的空間相，即相依相緣，不異而不即是一的。此生滅的運動相，即時空中的生滅者，生無所從來而滅無所至的。」由於第六章的八事四對涉及「法體（有）、時間、空間、運動」，故有第七章的「有（存在）、時、空、動」。此二章關係密切，再引《中觀論頌講記》說到：「這存在與非存在，常與變，統一與對立，是緣起的三相；而在自性見者，也就是自性的三態。而這三一無礙緣起

相的運動，自性有者，也不能認識。所以他們的生滅斷常一異來去，一一給他個不字，開顯了緣起空寂的實相。自性空，才正見了緣起假名的生滅來去。」又說到：「自性的定義，是自有、常有、獨有。我們的一切認識中，無不有此自性見。存在者是自有的；此存在者表現於時空的關係中，是常有、獨有的。凡是緣起的存在者，不離這存在、時間、空間的性質；顛倒的自性見，也必然在這三點上起執。所以佛說緣起，摧邪顯正，一了百了。」總之，緣起的三相「存在與非存在，常與變，統一與對立」，即不離「存在（有）、時間、空間」的性質；緣起三相表現出的理則，即是緣起的三法印：在時間上顯示諸行無常，在空間上顯示諸法無我，在存在（有）上顯示當體無生非實有。接著本章（第九章）即是對於「存在於時空而變動不居的一切『有（法體）』」，作九項三類法相的觀察。因為要想如實知「法（有）」，就要對「法相」作透徹觀察；要在一一「法」的九項三類的「法相」中，要在一一法的一一法相在時空的和合相續的變動中，觀察三印一印無礙的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才能深徹認識觀破我們的自性見（一切煩惱的根源）。

第二節、性・相

性、相二名，是可以互用的。如《大智度論》說性有二種，總性、別性；又說相有二種，總相、別相，雖說性說相而內容是同一的。又如《解深密經》說三相（遍計所執、依他起、圓成實），而他處則稱三性，所以性、相是不妨互用。

但是，性、相並列合說時，則有不同含義。以下，依龍樹中觀義，從龍樹《大智度論》各處散說中，綜集而略辨四類：

一、約「初後（遠近）」論性相：初起（新近）是相，末後（久遠）是性。約積習說，由「相」的久久積習而成「性」。

我們的思想行為，起初的或善或惡或貪或瞋即是「相」，如不斷起作則久久積習成「性」。等到習以成性，常人每以為本性如此。其實，佛說的「貪性人、瞋性人、癡性人」，都只是久久積習而成性的，並不是定善定惡的本性定性。俗語的「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也只是說久久串習成性而不容易改換而已，並非是定性的不能改。

佛法是以人類有情為本的，一切都是相對有情的存在而存在。說明了人的性格（習以成性的個性）如此，接著論述一切法也是如此的。依世

俗幻相來說，一切法表現在時間中，有時間相即有前前後後的相續性。前前的對後後的有影響，即有熏習。相雖不即是性，但不斷起作即由相的積習而成性。所以，從微至著、從小到大，都有由相而成性的意義。所以，性不是固定的、本然如此的。

關於「佛性」，真常唯心者，以為佛性人人本具；虛妄唯識者，約無漏種子說某些人有佛性、某些人無佛性，這些都是因中有果論者。依中觀說：眾生沒有不可以成佛，以眾生無決定性故。五趣凡聖都沒有定性，都是由行業的積習而成。所以，遇善習善可昇天，遇惡習惡即墮地獄，乃至見佛聞法，積習熏修，可以成佛。善性惡性，無不從積久成性中來，無天生的彌勒，也沒有自然的釋迦。

總之，性只是緣起法中由於久久積習，漸成為強有力的作用，而有非如此不可之勢。常人不知緣起而偏執自性有，所以將積漸成性的習性誤執為本性定性，或在習性以外另立本性定性。其實，性雖有自爾的、不變的意思，但只是相對的自爾、不變，能在未遇特殊情況及未有另一積習成性時，可以維持此必然的性質及其傾向。所以，雖是「貪性人、瞋性人、癡性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只要時時勤行加入善因善緣，終究還是可以改善性格的。

二、約「內外」說性相：內是性，外是相。相是從內在而現於外的，不一定符合內在；性才是實際的。內在的真實性，不一定與外表的形式相同，甚至有時是相反的。

外相跟內性相反的例子，《大智度論》說到：外相是黃色的金相，而內性是銅。又說：有主婦常常供養恭敬，被人稱讚性情好。奴婢為了試驗主婦是否真正性善，造作種種瞋緣，早上儘睡，主婦雖叫也不起，起後也不做事，到吃飯時主婦叫來用餐還嫌飯菜難吃。到此，主婦實在忍不住而大發雷霆的瞋忿斥罵，兇惡的性情完全暴露出來。所以，內性與外相可能不一致，要審細的考察才能知道。不單考察他法他人，更要細心考察自己的內性，我們常會被自己的外相所欺騙。

以上二類，約「初後」與約「內外」說性相，有其相關處。例如，約「初後」說性相時，說到「佛以種種『界（即性）』智力，知眾生『根性』等不同」。約「內外」說性相時，說到「佛有種種『界』智力，才能深見他的『內性』而教導他，如化央掘摩羅等」。

三、約「通別」說性相：通是相，別是性。通與別，佛法中常說為共相、自相；而《大智度論》則名為總相、別相，總性、別性，此總與

別又名為相與性，即諸法的共通性是相，一一法各自不共的是性（特性、自性）。重要的總相、共相是三法印，例如火有熱的自相（自性），眼有見的自相，而他們的共相即是無常等。

關於自相：阿毘曇論師是以析假見實的方法得來的，即無論如何分析皆不失其特性，以為一一法的自相是自性有的，而這正是中觀所破的自性見。依中觀說，從極小的到極廣大的，一切緣起法皆各有它的特性，但這是從緣起法中顯出它的主要特徵，並非沒有別的性質，也不是此特性可以自性的獨存。緣起法不只是一個特性的，例如火不但是以熱為性，火發光即能照、燒物即成燒，照與燒都可以說是火的特性，怎能獨執熱為火性。緣起法是依存於眾多關係的，它和合似一而有極其複雜的內容。只是為了記別，在眾多的關係性質中，把那主要的、明顯的特徵，隨世俗假立為某法的自性，並非是實有自性的存在，只是緣起相對的特性。例如根、境、識三法和合時有見事，缺一則不成為見，見是緣起的作用。然而，從主要的、特勝的觀點說：見後而分別，是識的緣起自性；所見所了的所以是如此，可以說是色境的自性；能見色而能引起了別，可以說眼的自性。這相對的自性，是緣起的極無自性。

接著說明共相：自性是一一法的

特性，共相是一一法上所共通的。阿毘曇論師的解說：一一法不失自相的特殊性，名為自性；可適用而遍通到一切法（或一部分），名為共相。如可見不可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等，皆是共相。在許多共相中，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等，尤為佛弟子重視的共相，因為觀此才能得解脫。

關於共相，西洋人有兩種說法：一、有以為共相並沒有共相的實物，僅是抽象的、意識上概括的類概念。二、有以為共相是具體諸法的理型，比具體諸法還要確實，而具體的諸法即依據此理型而實現的。

依佛法說：共相與自相是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共相約遍通一切法說，而此共相即是一一法的，也可說為一一法的自相（自性）。共相可方便分為「勝義性空與世俗緣起」二大類：第一類的共相，即究極的、遍一切法一味平等無別的共相——空相（可名為勝義共相，即緣起性的一實相印）。空性即一切法的實相，即一一法的究極真理，並非離別別諸法而另有共通遍在的大一實體。無二無別的空性是不礙無限差別的諸法，所以空性不妨說為色自性、聲自性等。譬如虛空遍一切處，既是於方器見方空、圓器見圓空，那就不是離方圓而別有虛空；而且虛空無礙無別，也不

即是差別的方圓。這樣，共相是不離自性而不即是自性。另一類的共相，從世諦法相觀察共相——共通的法則，即緣起的此故彼法則（可名為世俗共相，亦即依緣起法則而立的緣起相的相對差別三法印）。此緣起共相與自相也是不一不異的，既不是意識概括的抽象產物，也不是深深在諸法之內或高高在諸法之上的理體。

四、約「名（相）實」說性相：名（相）是相，實是性。約認識論的藉相知性，名是語言文字，相是意識所識所想的；性是一切法的事性、理性，本是離名絕相（不但理性絕相，事性也非語文意想這些名相符號所能表達的），但所以能知有法性，是依語文、意想而顯出法的實性。這與認識論有關，即是有關能所系。

這藉相知性，所知的性可分為事性與理性二層來說。第一層、相與可相（可相即是事性），約一一事物的藉相知性說。事事物物（性）之所以確定它是有，即由於有某種相為我們所知。相有表示此法自性的作用，是能相；性即是可相（所相）。我們藉相的表示，得以知此法是有，而且是不同其他法的。所以，凡是存在的，必是有相的。相又可分為樣相與標相二類。

先說樣相：相與可相（性）的關係，常人由於自性妄執而不能明白是

緣起的，於是有執一，也有執異。本來，諸法是離相無可相，離可相無相的。例如長下巴、兩角等為牛相，我們唯從此等牛相而知有牛性，離此等牛相外無別牛體，有牛也必有此等牛相。所以，相與可相是不異的。但相也不即是可相，因為可相是緣起幻現的存在合一性，而在緣起和合所有的種種差別即是相。例如在我們對牛的認識中，根識（感覺）是依五色根而別了知的，如眼見牛的顯色、形色，身觸牛的堅軟冷暖，耳聽牛的音聲等「相」；這些感覺的認識是直見現前的，是僅見外表的，是各別的。在意識中，才獲得一整體的、有內容的「牛」（「可相、性」）的認識，於是乎有所謂的相與可相。以上所說的藉相而知性，是約「樣相」與存在（性）。

更有「標相」：也是可以藉相而知性的，但這種知是依比量的推比而知，相與可相（性）的關係是極為鬆懈的。例如見煙知火，煙為火相，但無煙還是可以有火的。所以，約相對分別說：以堅相（樣相）而顯地性，可假說堅即是地（相與性似一）；以煙為火相（標相），煙不即是火（相與性似異）。在相與性的不一不異中，有樣相與性似一、標相與性似異的二者。

第二層、事相與理性的藉相知性：此性不是一一事的事性而是理性，例如有為法性即無常性，無為法性即寂滅性。此有為無為的常遍法性，也可

說藉相而知。例如凡是有為法皆有生住滅三相，見此生滅現象即知一切是有為無常性。依無為法的不生不住不滅三相而知寂滅性。

此中，依不生不滅相而知寂滅性，若依緣起法相的相依相待而知其生滅相無自性（不生不滅），而從別別的表面的事相，悟解到遍通的、法爾的、深刻的無為理性，這是以相知性的更深義。此無為法性，從本性寂滅說，「相與性」即是「現相與空性」。佛觀一切法畢竟空，即是於緣起的現相上通達。所以佛說的法性空寂，並非玄學式的本體論，而是從現實事相中去深觀而契會的。性之所以是空的，即由相的緣起性，唯有緣起才能顯出空寂性。這從別別事相以見事理之法性，由一切現有以達畢竟空性，比之「相與可相」是更深入了！

最後說及藉相知性（「此性深妙，以相可知」）此一大論題，有宗與空宗的不同理解。先說有宗，有兩大派的不同：一、實在論者（有部等）說：心識名言有指向、顯了對象（性）的作用。凡是可知的境相，即是實在的客觀存在（性）的外境——有境，心識只是把它顯示出來。以為佛說六識必由根、境為緣而生，所以無境即不能成為認識。二、唯心論者說：凡是有，必是依心識而存在。一切只是自心所幻現的，是自心所涵攝的，是自心表象的客觀化——物化。我們所

知道的，不出於心識名言；這樣，必由心識的了相而知性，被解說為並無心外客觀的存在——無境，以為是唯心識所現，「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中觀空宗者，從緣起觀的立場即不作此等說。因為中觀者顯示諸法的存在，是「因果系」的：依因果緣起以說明它是有，也依因果緣起說明它的自性空。能知所知的「能所系」，也是緣起（所緣緣）的內容之一，但在中觀者論及諸法因緣生時，不一定含攝「能所系」在內。所以，即沒有能所關係，它也還是可以存在的，因為除了心識其餘的無限關係並未消失。故有一重要意義，凡是有的必是可知的；但不知的並不即是沒有，除非是永不能知的。如遙遠的星球，常人不知，以望遠鏡相助而知；而宇宙是相依相關的運行不息，這決不依心識的了知而後有的。

一切是緣起相依的存在，即一切為因果的幻網；能知所知的關係，即為因果系中的一環。諸法在沒有構成認識的能所系時，在因果系中雖還不知是如何存在的，但不能說是沒有的。等到心隨境起、境逐心生，構成能所系的知識，則心境幻現知道它是如何的，而且即此所識「相」而確定它是有「性（存在）」。能所系的存在，不像實在論者那樣以為僅是顯了因果系的如何存在，而是由於能所關

涉而現為如此的存在。所以，中觀者世俗諦安立諸法為「有」，但不是客觀實在性的如此而有，而是與心識、根身有莫大關係，尤其不能離意識的名言而存在。若離開心識、名言，即不能知它是如此如此而有的。但依於心識，不即是主觀的心識，所以也與唯識者所見不同。所認識的是因果能所相依相涉的幻相，離開能所系即不會是如此的，離開因果系也不會是如此的，極無自性而為緣起（因果能所交織）的存在。

依於能所系的「境相」，此相不即是緣起法性；就是因果系的「事相」，也不即是緣起法性。這都是緣起幻相，都只是相對的現實，不足為究竟的真實——性。唯有從聞思修中，掃除自性妄執，聖者才能在相對的一一相，體現諸法絕對的畢竟空性，特別是「唯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從畢竟寂滅中（性），徹見一切法的體、用、因、果（相）；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從修學的過程，可以說：藉緣起幻相以悟入法性（藉相知性）。但這還是加行觀中的二諦觀察，由世俗入勝義；若真能現證諸法實性，那時無能無所、不因不果，即一切因果能所而離一切因果能所相，不可安立。所以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來即諸法如義。🙏

中觀之諸法實相

(二)

《中觀今論》(中) 第八章 中觀之諸法實相

作者／印順導師
導讀／圓悟法師
整理／編輯組

諸位法師、菩薩，大家好！
先概述本講次的要點：

本講次主要從**中觀義**來詮釋諸法實相。請看講義D-20，(參)結明：《大智度論》所明的三假，是顯示修行次第，即由**名假**到**受假**，破**受假達法假**；破法假而通達**畢竟空**。

我們可以了知**名稱**是約定俗成，沒有實在性；而五蘊合和的個體，我、眾生也是沒有實在。破了**受假**，再進一步去觀察法假——色、受、想、行、識——這些法到底有沒有？知道它也是約定俗成或因緣而有的存在，所以是無自性、空，最後通達一切法畢竟空之真義。

〈第八章、中觀之諸法實相〉分兩節：

「第三節、體、作、力」：

體是所依法的根據，即法體；作是顯現的行為、活動，從人來說我們有種種行為都能成為作；**力**牽涉到過去、現在、未來，也可說是能力、潛能。

「第四節、因、緣、果、報」：

觀察一切法的因緣，即可以了知，法的生起是有因有緣，當作用結束時，並不代表法就消失了。換言之，現在造作的行為或產生的活動，它對未來仍有影響力。而現世所感的五蘊身，就是由過去所造而來。

本節先概述「**因緣**」、「**果報**」的要義。主**因**次**緣**，一個法的存在、生起，有它主要的原因，還有其他的助緣。例如眼識的生起，雖眼睛（根）是主因，但仍需陽光、距離等助緣，才能認識外境。

接著，圍繞「**因果**」作多面向的討論，如：「**各學派的因果論**」、「**因果類別**」、「**異時或同時因果**」、「**無自性之因果**」等。

第三節、體、作、力

壹、略述：體與性之異同

先說明語詞的意義，**體**是對**用**而說，**用**是作用。體跟性有時可視為同

一件事，**體**是法的根據，**性**是特徵。體跟性也可作不一樣的意思，**性**作為性質來說，如無常性、無我性，這與法體本身的意涵不同。

此外，體等於性，如薩婆多部說諸法各住自性，自性即自體。有部是多元實在論者，將一一法分析到最小單位，如：色法最小單位稱為極微等。有部認為一一法有最極質素，（最小單位），就是法的自體（自性），這也是**其小無內**的主張。換言之，對有部而言，色法的最小單位——鄰虛塵（極微）是不能沒有的。

這與**其大無外**之大一（宇宙大全），即一法包含一切法的觀點不同。總之，佛法中的「體」，並不是真如法性等；龍樹論中也沒發現將「體」解釋為法的本體、本性。

貳、體、作、力之界說

在其餘經論中鮮少將體、作、力，合起來解說。但在《中論·觀作作者品》中有相似的描述，如：「現有作，有作者，有所用作法。」

文中的「作」解釋為**行為**，即**業**，梵語 karma；「作者」是動作發出者，指五蘊和合的**假我**或**法**。我（作者）類似外教主張的神，或以**自我**為輪迴的主體。

另外，在《順正理論》解釋**作者**有二種：一、約一一法的自性——**法**

性說，二、因緣相續的**假名**說。不過，依中觀義，**體**跟**作用**不是獨立存在。也就是說，沒有離作用而獨存的**作者**；反之，亦沒有獨存於作者之外的**作用**，因此，作者跟作用都是緣起假名，無實在性。

接著，解釋「力」，在《論》中是「作法」，原語是 kriyā，是指所有的**作用**或**力**用的意涵。也就是運動、遷流，也翻為**力**、**用**、**作用**等等。

綜合上述，可以知**作者**即**體**，**作業**即**作**，**作用**即**力**，如又把**力**跟**作**合名為**用**，就是將三者（體、用、力）解釋成「體」跟「用」。

參、「體用」與「性相」之別

相是一種特徵，對比他人來顯示自己的不同，當我們說白色就知道它不是黑色。如此，便可區別與他法的差異，知道這個法的特徵、模樣。凡認識到的，必有於跟他法不同的特殊型態，依不同的法而知是此法而不是彼法，簡言之，就是憑藉此**相**而知某**法體性**：這是**性**與**相**的主要意義。

用是指法體的活動（此用不同於彼用，也可稱為相），如從作用來說，水跟火可以區別，這也叫作**相**。相的意義較廣，用的意義較狹隘。用是指法體的活動，也跟他法有關，只要有活動就會影響他人。用是從此法可以影響他法而說，從影響其他的法，顯

示此法的作用。結義，**相**是靜態，**用**是動態，用即與因果有關。

肆、明體、用等之關涉

《中論》說：「現有作、有作者、有所用作法，三事和合故有果報」，由文可知，依法的作用而知有因果。凡是存在的必有它的作用，作用必然與其他法產生關係、影響，所以，一切法即是無自性、空。

關於作用，在《順正理論》卷 52 有二種解釋：一、約**現在**說名**作用**，二、約**過去、未來**（所有的力用）說名為**功能**。

體跟**用**，依佛法說是不一不異。**不異**是說，**作用**的生起並不能離開**體**而有；法體有它的作用，作用會影響法的體，而且，兩者都是因緣和合而成，故並非完全一樣，所以是**不一**。例如：時鐘沒有設定時間，則不會響鈴，但仍可顯示時間，所以，響鈴（時間）和時鐘不是完全一樣（不一），但也不是全然沒有關係（不異）。

從**體**和**用**關係來看，作者與作業關係亦是如此，作者是體；作業是用。一般人的錯覺，以為作業是存在於作者之外，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如《中論·觀作作者品》說：「因業有作者，因作者有業，成業亦如是，更無有餘事。」可見作者跟作業是有密切關係，業非獨存於作者之外。業有廣、狹義：狹義是**我**

造作善惡業；廣義如眼睛看見、耳朵聽到、鳥在飛、花掉落等都是業。

伍、別說「作、力」之涵義

「體」跟「用」如同「作者」跟「作業」，並非完全一樣，也不是完全無關，不一不異。**作、力**雖可以總名為**用**，但別說「作」與「力」，又有什麼意義呢？約**現在**來討論，兩者並無差別，有法必有**用**，作用即**力**、即是**活動**，活動即是**業**。

可是，**作用**偏重在描述當前的活動說，**業**卻是動詞名詞化，通於過去跟未來，也就是通三世。如眼見的**見**，雖是一種動作（活動），亦可說是一件事情。又，如有人布施行善（作），善行已經結束了，但因布施而能招致未來富裕的可能性（業），可見活動（作）已結束，但影響力（業）仍存在。換言之，依動作名業（作），作業結束，剎那滅後應該就沒有，但潛在影響力（業）仍然存在。

依「作用」還有「業」的字面義去解釋，可以理解對當前的法體產生活動稱「用」、「作用」或「業」；就剎那滅後的法，名為業。這與《順正理論》所說：現在來說叫作用，過去、未來叫功能，的意思相近。

體、用、業，都是如幻、如化的存在，就世俗名言的分別說，可以說有如上詮解的相對差別。

第四節、因、緣、果、報

壹、概述「因緣」、「果報」之要義 (壹)「因」與「緣」之界說

首先，「因」跟「緣」在《阿含經》裡常常連用，二者似乎沒有不同，如說「二因二緣，生於正見。」二因二緣，即**多聞熏習**和**如理思惟**。由此觀之，「因」與「緣」不能說定有區別。可是，從文字使用的習慣去考察，「因」跟「緣」還是有差異之說。如經中處處說「因緣」，卻未提及**緣果**。又有「緣起法」、「緣生法」等慣用詞，但不曾見有**因起法**、**因生法**等語彙。因此，從語詞應用的習慣上，「因」跟「緣」還是可分別說。「因」是從法的性質來說，如世間有種種差別，各有相依相生之關係，即成為各各的因果系。如此可說，「因」有顯示法體的性質，「緣」從力用而得名。

再者，依《中論》梵文本考察，羅什所翻譯的**因緣**，有三個義涵：一、是**緣起**，二、四緣中的**因緣**，三、**因跟緣**。若用一個字來說是「因」，用一言表示單數，「緣」表示多數或複數。可知「因」是主要，「緣」是一般或種種的。從上可知，因跟緣有兩類說明：一、「因」顯示**體性**，「緣」明**作用**。二、「因」是**主要**，「緣」是**一般**。

(貳)「果」、「報」之界說

對「因」而說「果」，有某種因得某種果。「報」也是「果」，不過是在果中比較**特別**。佛教將其譯為**異熟**，如業力所感的異熟五蘊。

異熟，梵語 vipāka，有**異類而熟**或**異時而熟**的意思。異類而熟，如有部主張因有善惡，**果**為無記。但大眾部則主張，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即沒有異類的意義。

導師認為，異熟是**異時而熟**，過去的善、惡行感今後的善、惡果報。

「報」是果中具有善惡特徵，與一般的因果不同。佛法說因果是通明一切；「報」是就道德、不道德的結果而說。異熟的通義就導師而言，是**異時而熟**。

(參) 小結

「因」與「緣」、「果」與「報」，雖然不是沒有差別，但通泛來說，都可總名因果。

貳、評述各學派的因果論

(壹) 評述唯識宗之因果論

首先，是唯識宗的**自性緣起說**。唯識宗的因果說，重在諸法的自性緣起，如同眼識的生起，是由眼識的種子生現行，之後又回熏成眼識種子。

當我們產生眼識的時候，並非種子生現行而已，還需要光跟距離。這種自性緣起的因果論，主要根據在「界」字，界與法的語根皆為 **Dhṛ**，是**持義**，有任持自相、不失不變之義。**持**是保持特徵，不易改變，例如：地、水、火、風的特質不會隨意變更，在**緣起法相**上說，一一法各有其特徵。由此特徵可區別此法與彼法的不同，並能分析、歸類一切法。

在《阿含經》中，「界」是**種類**的意思，一類一類法，就是一界一界。種類又可從兩個方面作說明：一、表明**同類性**，只要有水的特性，就攝屬在水界。二、顯示**別性**，眼界與耳界不同，火界與水界不同。因此，種類義除了表明一類一類法之外，也表示**類性跟別性**。

發展到部派佛教，如西北印的**說一切有部**，將一一法分析到最小的微質，是法的自性，這就是「界」的涵義。從世間的現象說，世間就可以分成無量無邊的界，看一切法是各各安住自性的、不失自相的。雖說有因有緣而一切法生，但各法的自性（法體）卻早已存在，法的生起不過是，由最小單位聚合成，眾生可以認識到的萬法（現在位）。因此，主張**三世實有**，法性恆住。法性可以從過去一直延續到現在、未來，從作用來區別，是現在，或是過去、未來。法

正在作用，稱為**現在**，尚未現起叫**未來**，作用之後叫**過去**，法體、法性是不曾改變的。

經部師還有唯識者，不同意這種**三世實有論**，但將法法自性，修正為法法各住自種，種子有生的潛能，又存在於相續的心識中（或阿賴耶識）；法的生起，是從自己的種子生現行。依經部師，「種子」叫「界」，世親解釋為**種類**，即《阿含經》所說一類一類的法；另外還有**種族**，即能生，如同種子有生的潛能。不論是經部或唯識者都是種子論者，認為眾生無始來有種種的種子，故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

「界」本來是**種類**的意思——**同類**或**別類**。依一類一類法的各別存在，而說**自性不失**。從自性不失的特質，引申出**因義**，所以說「界」是**種族義**（能生），而有眼從眼生、耳從耳生的**自性緣起**。

中觀者說：法不失自性，法法有它的特徵，是相對的，是因緣存在，離開種種因緣即不可得（無自性），決非具體而微的、潛因的待緣顯現。或者將法有各其自的種子，於是說一切法的現起，是無量無邊的種子生現行，這與佛教說的因緣觀不同。

佛為什麼說諸因緣生法？法既然從因緣生，在因緣生法的關係中，並不是決然固定不變，如此，只要能掌

握主因，就可以改變結果。所以，知煩惱是無自性，便能修行斷無明而達解脫。唯識的因果說是很精細的，但仍是多元實在論的主張。

（貳）評述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論

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說**——是增上緣的極端論，此主張是說，一法生起，其他法都給與此法作緣；故而，一法以一切法為緣，一切法亦以此一法為緣。簡言之，即一法（法界）可以生萬法，也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圓融論者。唯識者所說的「界」，是重在最根本又最極小的；華嚴者所詮的「界」，是極寬泛又廣大。華嚴宗高談圓融，以一法可作為一切法的緣，此一法即圓融具足一切法，一切法又遍於一切法中。

因緣說的主要意義，讓眾生能了解、掌握主因，改變主因就能改善結果；佛教的因緣論並沒有那樣玄妙廣泛。

（參）結說

中觀家不認同法法各住自性，從自種而生、其小無內的緣起。如同**有部**從最小單位成立一切法——三世實有，法性恆住；又如：**經部**自種而生、**唯識師**自性緣起。

另外，亦不認同一切法皆入一法，一法可以成立一切法，其大無外的緣起。

反對這兩種主張，提出唯有了知因果緣起的本意，才能觀察因緣生法，得到改善因果關係的入手處。

參、多元的因果類別

因、緣、果、報，在《增一阿含經》中說**四緣**，迦旃延尼子創說**六因**。綜述不同部派的典籍可知，「因」又分為六因、十因、三因等；「緣」有四緣、十緣、二十四緣的分別。這些都是看到因果方式不同，而安立的種種名稱。

因果本來就是極為廣泛的，凡是相依相存的關係，都可說是因果關係。例如：母親懷胎時，母為因，子為果；當生產後，兒女可離母胎，跟母體就沒有直接關係。

又如織紗成布，紗為因，布是果；布不能離紗而有，見布時亦可見紗，這與母子的因果關係不同。又如水由氫氧構成，化合成水之後，氫氧特性又消失了。

「因」跟「果」有密切關係，但它呈現出的緣起相又有種種不同。

肆、略述二類因果的形態

因果的形式非常複雜，先略說二種：

（壹）前後的因果

一、前後的因果：如**初發菩提心**修行，到最後成就**佛果（心）**，中間間隔很長的時間，如何說有因果關係呢？約**第一義諦**來說，現在心、未來心皆是無自性，在畢竟空寂當中沒有現在、未來的差別。心雖有現在、未來和前、後等緣起相，但不妨礙心相續而生、因果的成立，故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約**世俗諦**說，修行證果如同我們觀察的燈炷燃燒，雖焰焰剎那滅，又可相續燭火。修行證果亦是如是，由於前後因緣輾轉增長，最終能圓滿佛道。換言之，以初發心修行為因，修行過程中，雖念念心剎那滅，而念念努力修行的功力不失，最後能成就圓滿佛果。

此雖有類似唯識的**熏習**說，但卻非同意唯識所說的種子各自存立，而是輾轉增長、前後相待的業用不失。

（貳）和合的因果

二、和合的因果：這是各學派所共知的。

如同搭建房子需要磚瓦材料、工

人等的組合，房子是果，磚、瓦等是因。房子不等同於磚、瓦等；但沒有材料、工人等的和合，房子就無法建立。由此可知，房屋的因果關係，是不即不離的。

又如《大智度論》卷 74 說，用泥土塑造杯子、盤子，雖泥土不等於杯子等，但離開泥土也沒有杯子等。

亦如《中論·觀邪見品》說：「今我不離受（取陰），亦不但是受，非無受，非無，此即決定義。」五蘊和合的個體是**假我**，我不等於色蘊或受蘊；雖然是假我，還是會起作用。因此，在一期生命中，我們仍然能夠體驗生活的萬事萬物，認識外境、了知世界。此句「非無，此即決定義」的意思是，在佛法的緣起因果法裡，雖然沒有「我」跟「法」的實性，但並非不能成立因果相，因果是決定如此的。

因緣和合生果，與算數的二數相加不同：一加一等於二，二與一和一的量相同，但在具體的因果事實上，並非如此。如五蘊和合的**假我**，不能視為五蘊的總和體而已。此種假我，雖無實體可得，但其作用確實有與五蘊不同之處。

舉例：有幾條直線來排列組合，可以排成三角形或方形，如果只是單純地堆疊，也不能成為三角形或方形。所以，不說直線就是方形等，而

這些形狀也是不離直線而有。如同五蘊跟我，五蘊不等於我，離開五蘊也沒有我存在。

佛法的因緣生果亦是如此，果不是因緣，也不離因緣。**不離因緣**，所以即因緣中、離因緣，求果的自性不可得。**不即因緣**，由因所產生的現象和作用，（果）仍是現起；所以說，如幻的**果事用相**宛然存在。

伍、評述異時（前後）、同時（和合）因果

（壹）有部、經部

前後性的因果，是約**異時**因果說的；**和合性**的因果，是約**同時**因果而說。說一切有部多談同時因果、異時因果；經部只說以前引後，依著前面引生起後面，講的是異時因果。

（貳）依中觀見述正義

中觀者依世俗諦來說：凡事存在而可稱為因果的，必產生密切關係，即有能生所生、能起所起的意義，必有**前後性**；如果是**同時**，就不能成立因果。

反之，凡可稱為因果的，就要依待**果**，名為**因**；依待**因**，叫做**果**，必是相依的關係，又必有**和合的同時性**；如同父母跟子女的關係。所以如

幻的因果說，本就不是這樣異時、同時決然的分別；時間是向前後兩端發展，而又前後不相離。

觀察十二緣起就可知道，有「同時因果」跟「異時因果」的和合相依性。先說明前後延續性的**異時因果**，如：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依**無明**為緣而有**行**，依**行為**緣而有**識**……乃至有生即有**老死**，這是**前後性**的因果。

另外，如就「識緣名色，名色緣識」而說，二者輾轉為緣，「猶如束蘆，相依而轉」，即**和合性**的因果。

陸、明「無自性能立因果」之涵義

（壹）假法無因果：有部、唯識宗等

佛法所說的因果，其義甚深而隱晦。薩婆多部推論一切法至最小單位，而說有同時、異時的因果。他們認為五蘊和合的我是假法，不實在的因果；而五蘊的一一法是實在，即**我無法有**的思想，這是根源的錯誤。

唯識者也說假法非因果，是與中觀者的因果義，完全不同；中觀義：「因」是因緣和合而有，「果」亦必然如此。

（貳）舉經論明：緣起有之因果皆無自性

中觀者說：假法才能成立因果，

因為凡是因緣所成的法皆是假法，假法即是無自性，無自性才能安立因果的幻相。

從《般若經·三假品》可知，三類的不同因果關係：

一、**名假**。**名**即名稱，世間的名言，可以讓我們指涉認識的對象，但是**名稱跟對象**並非一致。因為心識所現起的**相**或說出的**名稱**，雖可依此去了解對象，但接觸、認識到的，並非是事物本身。如口說「火」時，嘴巴不會被燙傷，所以是**假名**。可是，在世間上，仍然有名言的作用，如說：叫他人拿**火**來，就不會拿**水**來。因此，名稱跟法的本質、體性不是完全一致，故稱**名假**。

二、**受假**。**受**翻作**取**，取是依緣、攬緣和合而有，就像房屋需要材料等組合而成。取假有多層分別，例如人有皮膚、骨頭、經絡等組成，故人稱為取假或受假。再進一步分別，一根骨頭、一片皮膚、一個器官也是由眾緣和合而成，各各器官也能稱作取假；取假從粗到細有許多的層次。

三、**法假**，即法施設義。其中的「法」，等於說一切有部所說各有自性的諸法。他們分析一切法，認為一一法有最小單位而說諸法的**實有性**。

依《般若經》說，此實法就是**法施設**，屬於因緣和合而有的假相，並

非離因緣而恆存的。**受假**如一般認知的複合體，如五蘊和合而成的人，凡夫是執為實有。**法假**，類似現代科學分析所得的不可再分析的實質，一分學者執此為實有。

中觀者體悟到的法假，近似於近代科學所知電子，也還是複合組織。故依中觀者所見，沒有其**小無內**的小一——即自性一，因此，緣起法的基礎，絕非不是這些一一法自性的堆集。

在《大智度論》中分：地、水、火、風、識，可作萬有的基礎。依中觀義而說，是屬於**法假**，是因緣和合而有。在世間現象中，五法的特徵不會隨意改變，但還是因緣和合而有。

（參）結明：依「空觀」通達畢竟空之修行次第

《大智度論》所明的三假，是顯示修學的次第，由**名假**至受假，**破受假**而通達法假，進**破法假**而通達**畢竟空**。由此可知，從名稱的無決定性可知，五蘊和合的個體也是非實有；再進一步，觀察五蘊中一一法，而通達一一法的無自性；最後便能超越種種分別、相對，體證畢竟空。

染、明：剎那生滅，如何一期相續

接續上一章的疑問：一切法剎那

滅，如何能一期相續？如「大地劫住」、「人生百歲」，一切法是剎那滅，怎麼有辦法一期相續？

先觀察一切法的存在，法的存在或消失都與因緣有關。一法的存在與生起，是由非常複雜的因果關係，甚至可說以一切法作為因緣而生起，但在極複雜的因緣中，有**主因**與**疏緣**，所以是由主因限定其特相，由種種疏緣助成他，如引業、滿業。

某法的存在，是由**主因**、**疏緣**和合的假有；只要因緣——主因沒有大變動，那疏緣雖有些變動，某法的存在，還是能延續下去。如一期相續的眾生，只要主因沒有太大改變，生命就可以延續下去。如以人壽百年而論，只要主因（壽量、命根）沒變，就算環境、天候等外在條件逐年變壞，多數的人類仍可活到晚年（100歲）。反之，主因所依的主因改變了；或疏緣變化過大，影響主因的存在，

就有可能減少壽命，如地球暖化加劇，導致人類的死亡、人口的驟減。

延續不變，是相對的安定，實際上是剎那變動的。呈現的如幻的果相，依因緣而存在，而因緣本身就是無常；依因緣而有者，即使是延續，當下也是剎那在變動。譬如人的新陳代謝，細胞在不斷地生死，而人並不會因此而受影響，因為主因沒有改變。

綜上述可知，當主因沒有改變，雖外在的緣都在變化，並不會改變此法的存在，這期生命還是可以延續。由於主因、疏緣一直在變化，不離因緣而有果事，果相也是在不斷地剎那變化。因此，**果相**不等於因緣，只是**主因**在相對安定下沒有改變，故果相能夠延續。剎那即滅與長時相續，毫無矛盾。也可以說：因無自性，所以剎那滅，如此不即因緣而幻相宛然，才能相續不滅。卍

閑坐階沿石上的回想

——印順導師與故鄉的緣

文／陸子康 先生

作者簡介

子康先生，
印順導師俗家長
外孫。筆名子午
源，曾任語文教
師、海寧市教育
局教研室中學語
文教研員、海寧
市文化館創編室
主任、海寧市圖
書館館長。著有
《形近字舉要》、
《瓷器上的文人
畫·晚清民國淺
絳彩瓷》、《劉
伯溫出山》（杭
州評話，合作）
等，主編《海甯
圖書館藏金石拓
本》、《〈水仙
閣〉精選集》等。

目 錄

引子

上篇、六十四年夢幻間

奇特的因緣：一封信

等待

瘦地裡的一粒芥菜籽

二月初八好日子

下篇、故鄉與杭州之行

9月20日，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晚上小雨，不見明月

9月21日，農曆八月十六，月亮圓了

9月22日，農曆八月十七，訪舊，團聚

9月23日，農曆八月十八，階沿石，“薑汁袖”

9月24日，農曆八月十九，盆底朝天，急性子

9月25日，農曆八月二十，靈隱寺，張谷兜

9月26日，農曆八月廿一，第一次與導師共餐，離別

尾聲：身心清淨就自在了

引 子

小竹園裡，閑坐在斜路里老宅清代秀才廳遺留下來的階沿石上，有祖上陰德的滋潤，渾身通泰、舒暢、自在。望著眼前池塘裡的浮雲，不知怎麼的，忽地冒出一個問號：我的外公、印順導師曾踏上這條階沿石，他的腳印呢？

獨坐，靜思，一個念頭接著一個念頭。老宅秀才廳建成以來，這條階沿石上曾有多少人上上下下，但有沒有他們留下來的腳印與名字呢？我不知道老祖宗的名字，也從未見過家譜，詢問族人也無一知曉，只是說家譜早已毀了；我不知道祖父母的名字，我剛出生來到人間，他們已經離開了人間。我只記得，1994年中秋佳節，89歲的印順導師曾踏上這條階沿石；不過，導師踏著它進去的平房，已是秀才廳拆除後我家第二次建造的，只是正間的階沿石仍舊是那條老石頭。回憶裡，光潔圓潤的階沿石上，導師的腳印似乎清晰起來……

宋代蘇東坡居士與海寧有佛緣，曾為唐代古剎鹽官鎮安國寺大悲閣捐資、題額、撰寫《宋安國寺大悲閣記》、《大悲菩薩像記》二文。他有兩句抒寫「無常」的詩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我總覺得，在東坡居士的詩句中，猶有看得見的飛鴻爪印，可飛鴻要是踏在我家這條階沿石上呢？

宇宙間，萬事萬物皆聚散無常，緣起性空。我知道，文章同樣是不牢靠的，會消亡滅跡的；但是，世俗的我，還是想用世俗的文字暫且留住印順導師在階沿石上的幾個腳印，拾起百年風雨中殘剩下來的一些零星碎片。

上篇、六十四年夢幻間

奇特的因緣：一封信

建忠先生大鑒：

承你訪查我的身世，著實費了一番力氣，謝謝你！

我不是姓王的。我姓張，名鹿芹，出生於西元一九〇六年，現年八十八歲。一九三〇年離鄉出家，是二十五歲。家離盧灣街約二華里，平常上街買物，都是到盧家灣的。

我也想回大陸一行，看看家鄉，也訪問出家修學的地方——福建廈門、鼓山；浙江杭州、普陀、奉化；湖北武昌；四川合江、北碚；貴州貴陽；河南開封等地方。只是身體常病，虛弱不堪，不能回大陸一行，實深深的遺憾！

專覆，即請
大安！

印順合十，五月四日

這是一封有著奇特因緣的臺灣來信。此信對印順導師的世俗眷屬來說，非夢而如夢，因緣不可言喻，人間 64 年的似夢幻一般的離別，突然間出現了相聚的希望。

1994 年春節，舊曆大年初八，蘆家灣張谷兜堂舅張發林來我家拜年，帶著滿是懷疑的口氣，隨口說起印順導師的這封信，母親聽後心急如焚，想一看此信。堂舅回去，立即向他人索得此信又送來，當年的道路是鄉間小道，堂舅一個來回要步行 12 華里。導師這封 1993 年 5 月 4 日寫給姚建忠先生的信，我們在 1994 年春節才有緣見到，用圓子筆寫就，行書。信封、信箋已被揉弄得皺巴巴的，閱讀起來挺礙眼，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掌將其撫平。

導師信裡提到的“盧家灣”就是“蘆家灣”，典型的江南小鎮，低矮的房屋臨水而築，居民枕河而居。街道石板鋪成，兩旁店鋪林立，有南貨店、茶店、布店、農具店、打鐵店等等。我喜歡水閣，小時候去堂舅家拜年做客，走累了，就坐在開茶店的水閣裡歇歇，占了一個位置，卻不花一分錢，望望河道裡往來不絕的船隻，聽聽咿呀咿呀的木櫓聲。小鎮民風淳樸，老闆好客溫和，從來不嫌棄我這個小孩子，有空時還過來與我隨便扯上一會兒。

舊時，盧家灣在海寧蠻有名氣的，《海寧州志稿·輿地志·市鎮》

中，總共採錄四鎮二十二市，盧家灣即二十二市之一。盧其樸《紀略》載：「盧灣市跨辛江塘之中，居元東區之邊，面十字漾。東界袁花區，東北界硤石區，水道四達，亂後沙淤，經盧照等疏浚，舟楫往來，田禾灌溉有資，市肆亦駸駸複盛。相傳前明徐氏有選妃者，故市西有鳳凰橋，亦名鳳里，後為林徐雙姓。國初有舉博學鴻詞科者，家多藏書，今無存矣。灣之中，國子祭酒盧軒墳墓在焉，墓旁皆市廛，盧氏聚族而居者數十家，因名盧家灣。」盧家灣又名羅家灣，吳敦《聞見錄》載：「邑城隍神羅公諱俊，在宋紹興十二年為金壇令，有惠政，後封海寧、金壇兩縣城隍，家住羅家灣，故又名羅灣。」

現在的盧家灣，臨河一側的水閘早因河道加寬而被拆去，剩下來的老房子破破爛爛，大都無人居住，商店寥寥無幾，古鎮風貌沒有一點影子。

盧家灣的“盧”字，也不知從何時起，鄉間以訛傳訛，正字廢而訛字行，“盧”變成“蘆”，“蘆家灣”替代了“盧家灣”。

印順導師親筆書寫的信封上，寫著「姚建忠先生啟」。堂舅說，姚先

生是蘆灣鎮人，在社會上很活絡，能迎合現在的潮流，有經濟頭腦。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一個新階段。從當時的背景與導師信中的內容推測，姚建忠先生是想從臺灣招商引資，誤把導師當作一位姓王的先生。我沒有拜訪過姚先生，可一直心懷感恩：沒有這封信，也許就沒有我們與導師的團聚。

我們關注的是導師信中的這一行字：「我姓張，名鹿芹，出生於西元一九〇六年，……」

張鹿芹這個名字，我聽說的次數太頻繁了，用一句俗語來說，我的耳朵早已聽得“起繭”。還在懵懵懂懂的小時候，母親張金娥領著我去張谷兜堂舅家做客，碰到幾位老太太常常說：「哦，金娥的孩子都這麼大了，不知她的父親張鹿芹還活著否？」

當然，母親說起的次數就更多。自從6歲上學後，當我讀書偷懶不用心、只知溜出去玩耍的時候，考試成績平平、不爭名次的時候，母親總是說到外公張鹿芹，說外公是教書先生，一天到晚都用功看書，學問高深莫測，村坊上的人都來向他請教，

教育我要以他為楷模。我讀書有了一點進步，母親也會說到外公張鹿芹。一個新學期，換了一位新老師，算術課時，一上來就點我的名，我嚇得心裡怦怦直跳。原來昨日課堂作業中的一道算術難題，全班只有我一個人做對，他要我站起來認識一下，同時表揚了我。母親知道了這事，欣喜地說，好好讀書，長大了像你外公一樣，也當一位教書先生。那個時代，農村裡極大多數人是文盲，能識得幾個字的已很了不起，母親說的教書先生屬於出人頭地的職業。

母親時常說到離家後查無消息的外公張鹿芹，心裡還是有著綿綿無盡的期盼。上世紀 50 年代，也就是我讀小學的時候，她說得最多；60 年代，說的次數逐漸減少，再減少；70 年代以後，只是偶爾說起，她已經絕望了。

張鹿芹這個名字儲存在我腦海裡既深又久，生下了根。我曾推測過這名字的由來，認為可能與他慈母陸氏有關係，“鹿”“陸”是同音字，先有“陸芹”之名，後來才改為“鹿芹”；或者，鹿芹的“鹿”字，取名時就隱涵著“陸”的字義。按本地風俗，小孩子起名常常帶有母親的姓氏，我母

親張金娥的“金”字，就是因為外婆家姓金。退休後，我在單位裡編一本圖書館館刊《水仙閣》，有位女孩子協助我編輯、校對，她為人很真實，編刊很踏實，關鍵時刻任勞任怨，我喜歡這樣的年輕人，相處融洽。女孩子姓陸名琴，由此就想到導師的俗名張鹿芹，“鹿芹”“陸琴”諧音，感覺有緣分，心生喜歡心。有時候，因緣就是這樣，說不明白的。

「60 多年了，難道爸爸還活著……他、他在臺灣……」73 歲的常臥病於床的老母親見到署名張鹿芹的信，喃喃自語著。她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父親至今還在人間。父親走了，毫無音訊，似一只飄在半空中斷了線的風箏……可是，這封信中清清楚楚寫著「我姓張，名鹿芹」，母親一雙黯淡渾濁的眼睛裡閃爍著異樣的光采，似乎是興奮、驚訝、疑惑！

母親從小體弱多病，性子很急，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她失眠了，一整夜失眠了。她要我馬上寫信，告訴我要寫這些、寫那些……我遵從母親說的，又將她過去說給我聽的事兒放了一些進去，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並附編一個簡略的家族世系表，於 2 月

20日（農曆正月十一，星期日）向印順導師寄了一封航空信。

看了導師的覆信，我有一個疑團難釋。導師信裡說，想要尋訪當年出家修學的廈門、普陀山等地，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他已皈依佛門。導師年紀輕輕，為什麼會拋卻妻子兒女，遁入佛門？這實在令人費解。我反覆揣度著，作過多種多樣的猜測，暗忖，導師的出家，必然有他的道理，人各有所好，誰也不能勉強誰，誰也不能苛求誰。忽然，腦子裡跳出了一句古德的話：「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也！」

等 待

給印順導師的信件一發出，我總以為心緒可以緩上一緩，定定心了。可是，思念偏偏與日俱增，焦灼，憂慮，煩躁心不息。

小時候鄉里計算時間常以“九”為一個單位，過了第一個“九”、第二個“九”，二“九”一十八天。那個夜晚，憑窗遙望海峽那一邊，燈下無眠，草就一篇文章《等待》。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只是為了一吐胸中的塊壘，我給自己存個檔。

轉瞬間，那篇《等待》已是28年前的舊文了。

每時每刻，我都在等待著臺灣外公的來信。自從那個星期日將信鄭重其事地塞進湖塘廟街上郵電所的信箱，又朝裡面看了一眼，我每一天都牽掛於懷，清晨醒來，默默地念叨著：一天、二天、三天……第十八天了，這是等待的十八天，思念的十八天，難挨的十八天。

說出來大家一定會覺得詫異，等待著給我回信的外公，竟然是一位我從未見過面的89歲的老人。

聽說外公在臺灣的消息，是今年母親的一位堂弟來拜年時告訴的。父親張鹿芹還在人世嗎？母親不敢相信，做夢也不敢相信，可她又希望父親真的還在人世間。

往臺灣的信發出去了，我等待著，巴不得綠衣使者馬上出現。

似幻境一般，我眼前浮現出外婆金引寶（我出生前已去世）倚門遠眺、等待著外公來信的身影，浮現出外婆躑躅在村頭大路上盼望外公歸來的情景……

已經是 64 年前的事了。那年夏天，農曆六月二十九日，是一個紫殷殷的苦楝樹花盛開的季節，25 歲的外公辭別了妻子、9 歲的女兒和僅僅 10 個月的兒子，說要去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說到了上海後會給家裡寫信的。

外公離家出走了。母親說那天早上，他戴著一頂草帽，穿著白羽紗長衫，拿著一皮箱衣物和一網籃書籍，一位鄰居送他到蘆家灣船碼頭乘快班船。快班船，民國時期嘉興一帶的水上交通工具，船有大小，一般可載 30 多人，大船配有好幾支櫓，船速很快。船來了，他上去了。隨即，船夫在船頭把竹篙用力一撐，船舫木櫓聲響起，小河裡蕩起了一層層漣漪，快班船載著外公遠去了，遠去了……

好幾天過去了，外婆沒有收到外公的信，食無味，睡難安，六神無主。外公的兩位堂兄弟張寶林、張阿九前往上海幫助尋找，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示三天，沒有消息，只得怏怏而歸。外婆見兩位堂兄弟垂頭喪氣的模樣，未及他們開口，心裡早已明白了大半，知道事情不妙，當場暈倒在地，直至深夜，方才慢慢甦醒過來。

四下打聽消息，一直毫無所得，杳如黃鶴。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外公定是遇上了不測吧！

外婆苦苦等待著，守望著。一次又一次，她虔誠地踏進廟門，點燭焚香，在菩薩面前頂禮膜拜，詢問外公的消息。春天裡小草青青的時候，菩薩告訴她，等到青草枯死的時候，他會回來的；秋天裡青草枯死的時候，菩薩告訴她，等到小草青青的時候，他會回來的；夏天裡荷花盛開的時候，菩薩告訴她，等到雪花飄飄的時候，他會回來的；冬天裡雪花飄飄的時候，菩薩告訴他，等到荷花盛開的時候，他會回來的。

外婆又去大悲庵向關帝老爺跪拜，問卜求籤，關帝老爺的話似乎十分肯定：外公還在人世間，只要耐心等待，他會回來的。

外婆也曾想到外公是否出家當和尚了。她洗衣時，經常發現外公衣服口袋裡有一串串念珠，心裡似有一種不祥預感，但外婆並不多言，只是不聲不響地把念珠丟在河中央。

草木一歲一枯榮，周而復始，外公的消息始終未見傳來。

生，還是死？外公到底怎樣了？假如他還在世間，為什麼總是等不到他的消息？假如他不在世間，為什麼菩薩總是說他會回來的？這個謎，令人迷惘疑惑；這個謎，還有沒有解開的日子？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外婆常常獨自一人在村頭路邊徘徊著、遙望著，苦苦地等待著外公的來信，等待著有人捎來外公的消息，等待著有朝一日外公會突然出現。

過了15個年頭，在我母親24歲那年，外婆最終沒有等到外公的歸來，暴病去世。盛夏的一個晌午，她田間幹活回家，突然腹痛不止，倒在地上打滾，兩天後離世。外婆的病，有人說是中暑，有人說是魔鬼纏身。據母親的回憶，應該是瘟疫一類，當年村子裡一下子瘟死了許多人。

我想，假如外婆地下有知，她一定會繼續等待、尋找。或許，她迄今仍在黃泉路上東奔西走，尋尋覓覓，不見外公，總是不甘心。然而，人間黃泉兩相隔，她縱使走遍黃泉路上的每一個角落，也是見不到外公一面的。

分離64年，外公還在人間嗎？我們會收到他的回信嗎？海峽兩岸，天各一方，素無音訊。

我曾一次次地猜測，今年89歲的外公，必定是一位高僧，學問超群絕倫，不同凡響。外公的模樣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我時常試圖以舅舅的相貌去捉摸他的模樣。

十八天了，這十八天裡，只要一起念頭，就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臥也不是，神思不寧，心意煩躁。上班時，我坐在辦公桌前，心想，今天郵遞員會捎來外公的信嗎？下班時，我騎自行車歸家，迎面閃過一張張老人的臉，心想，外公的相貌和哪一位老人差不多？吃飯時，我端起飯碗，心想，哪一天我才能請外公吃一頓團圓飯，讓他高高興興熱熱鬧鬧一番？我去醫院探望病人，心想，外公如果病了，誰人去侍候他呢？上街經過大街小巷，見到一輛輛黃包車迎面而來，心想，外公來了，我一定要請他嘗嘗家鄉黃包車的風味。

我常常擔心，假如郵遞員不慎將我寄去的信弄丟了，這可怎麼辦？記得那天去郵電所寄信，我原欲寄掛號信，可服務臺上的先生說，往臺灣還

沒有開設寄掛號信的業務。我想改寄快信，那位先生又告訴我，往臺灣寄一封快信要一百多塊錢呢，沒有這個必要，而我的月工資也只有五百多元。事後，我常懷疑那位先生在信口胡謔。

第十四天，又是一個星期天，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急匆匆地趕往一位有臺灣親人的舊同事處。一坐下，二話沒說，就問道：「往臺灣通信，往來得多少日子？」同事見我心急火燎的樣子，微笑著對我說：「你太性急了，與臺灣通信，至少得二十多天，你再耐心等待幾天吧！」

現在已經是第十八天的深夜了。我等待著，盼望明天，明天我們會收到外公的來信；盼望明天，明天我們會與離別家鄉 64 年的外公相會！

1994 年 3 月 10 日（農曆正月廿九）
深夜，於斜路軒。

瘦地裡的一粒芥菜籽

我們這一代人，出生在一個特殊的時代。我讀小學時，遇上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讀初中時，又是“三年困難時期”；在家務農兩年後，1965 年考上半農半讀的中等師範學校，所謂“半農半讀”，就是一半時間讀書，一半時間在農場幹農活，文化大革命爆發，停課鬧革命，在師範學校只讀了半年書。我這個人，從小學到師範，到底讀了多少書，只有自己知道。再說，那個時候接受的教育，除了唯物論、無神論，幾乎所有的思想都被貶為沒落的，腐朽的，是不能去碰它的。

1974 年，我在鄉村教書，學校組織去上海金山衛石化總廠參觀。金山衛新華書店已實行開架售書，我滿心欣喜，南北東西任意翻閱，大飽眼福。無奈囊中羞澀，最後僅選定一冊任繼愈的《漢唐佛教思想研究》，定價 8 角 5 分，去櫃檯付款。一位購書者見了，驚呼「這是佛教迷信的書」！頓時，一群讀者的目光投向了，我，有驚奇，有譏刺，有側目，有冷眼，有白眼……我一下子成了另類。幸虧這是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書，若在單位裡被人發現讀此書，不知會

招惹多少麻煩。1994 年冬，我調入海寧市圖書館工作。一個晚上，在外借室值班，隨手拿起一張省政協的機關報，見頭版頭條是省政協委員視察寺院的消息，而通欄標題中卻用了“佛教迷信”四字。我當即撥通版面上的電話號碼，與值班編輯交涉。

年少時的求知環境如此，認知水準可想而知，我對導師學佛出家的緣由，怎能弄得明白呢？

導師的出家皈依之路，自有不可思議的因緣，正如他在《平凡的一生》中所言：「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葉，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滯，又忽而團團轉。有時激起了浪花，為浪花所掩蓋，而又平靜了，還是那樣地流去。為什麼會這樣？不但落葉不明白，落葉那樣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覺得——有些是當時發覺，有些是事後發現，自己的一切，都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

導師 13 歲于硤石鎮西山南麓開智高等小學堂畢業，因家庭經濟所限，從此失學。導師自述：「論中國的固有文化，漢學、宋學、程、朱、陸、王；西方的新學，哲學、科學、社會……，我都沒有修學過。最多與

現在初中相等的程度，要研究高深而廣大的佛法，綆短汲深，未免太勉強了。」（《遊心法海六十年》）不過，開智學堂從現在看來也算一所名校了。學堂位於西山南麓，創辦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創辦人為硤石鄉賢朱錫昌，是當地的最高學府。詩人徐志摩就是從這所學校走出去的，導師的同班同學就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王國維的得意門生、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其昌，1930 年代任海寧縣立初級中學校長、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莎士比亞作品翻譯家虞爾昌。

平心說來，導師家裡大約有 10 畝田地，父親在新倉鎮開一家泰源南貨店，半農半商，在民國初年應屬殷實之家。須知，那時能上開智學堂讀書的學生實在太少了，高小畢業的人被社會上視為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可以算是當地的“秀才”。

15 歲那年冬天，導師奉父母之命，與我的外婆金引寶結婚。外婆比導師大 3 歲，性情樸實溫和，幫助家務。他岳父家在張谷兜西北約二里的俞梁橋，也是殷實之家。

導師的岳父金月村長年吃素，他兒子金官松在家裡設一私塾，自己任教師。官松無嗣，領一養子，名子良。小時候的記憶中，金宅是大戶人家，高廊簷，大廳堂，廂房很寬綽，無窄逼感，天井裡尚存舊時遺跡，給人庭院深深的印象。屋東一汪碧水，清澈澄淨，青石河岸，綠樹掩映。只是金月村、金官松父子早已不在人世；一家三口，外婆太太（即外婆的母親、導師的岳母，鄉里簡稱“太太”）、舅奶奶是寡婦，另有一位養子。導師家的舊宅，因我舅舅居住在硤石，早已賣給堂舅家。在堂舅家裡做客，我總有些彆扭，很少過夜；而在外婆太太家，我一住總是好幾天，留戀不歸。

我一生下來，爺爺、奶奶、外婆早已去世，外公離家不知下落；可我有時很驕傲，因為我有小夥伴們所沒有的外婆太太。母親與外婆太太熱絡融洽，雖相距將近十里路，你來我往不絕。母親常帶我去外婆太太家，讓我一人小住幾天，天天有魚有肉，享受著“小少爺”的待遇。母親每次做客歸來，總帶來許許多多好吃的東西。我家窮困，飯也吃不飽，外婆太太來看望我們，肩背一個藍色印花布包袱，打開來有自做的糕點、粽子、

團子，有時還帶上一小包一小包的大米、赤豆、綠豆、黃豆、麵粉等。外婆太太是長壽者，活了 80 多歲，上世紀 60 年代離世。說來也怪，因為舊時代重男輕女陋習的殘餘，常掛在我嘴巴上的“外婆太太”“外婆太太”……竟然叫不出她的名字。

導師天性聰敏，有讀書根器，在開智學堂讀書時，已開始嶄露頭角。他的作文善於仿古，長於議論，一篇習作《說虎》，教授國文的張仲梧秀才給了 50 分（滿分）再加 2 分的高分，以示獎掖。

我聽母親說過，導師從小知名度很高，他的學問被譽為海寧（指鹽官鎮）城東第一人，16 歲時，就在被稱為清末海寧四大書院之一的袁花龍頭閣學校任教。

有一年，蘆家灣湧來一批難民，騷擾鄉間，危害地方。當地鄉紳保勝村高子山先生特地請導師向縣政府撰寫報告。政府獲悉後，立即派人前來，平息騷亂，保得一方平安。母親記憶清晰，那一年春節，高子山先生特地前來拜年，贈給導師一套（四個）精緻的瓷杯、兩隻羽毛漂亮的大雄雞。

家鄉張谷兜中醫師沈子春是一位名醫，出診時有兩個轎夫抬著轎子出門。他在自家廳堂裡設一私塾，聘請導師任教。導師為師威嚴，聲譽很高。一次，有一學生不守規矩，被罰“立壁角”（即讓學生站在牆角邊，以示懲戒，此教育方式在我小時候仍然遺存），母親年幼膽小，嚇得哭了起來。

當一個教書匠，導師常有懷才不遇之感。在家時，他懷中抱著才幾個月的兒子（我舅舅），一邊走動著，一邊慨歎著：「囡囡，烏拉（海寧方言，即‘我’的意思）是芥菜籽落在瘦地裡，發不出芽了！」這時候，我母親總是扯著他的長衫角，緊跟著在廳堂裡轉了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母親與舅舅相差七歲，可姐弟倆的生日是同一日——農曆八月廿五，母親是巳時，舅舅是寅時，只差兩個時辰。母親對我說了，總覺得這是緣分，難怪舅舅對我母親這麼好，姐弟倆如此親密無間。

關於印順導師的出家，他在《平凡的一生》、《遊心法海六十年》、《我怎樣選擇了佛教》中有詳細敘述。自 13 歲開智學堂畢業後，導師先是學醫兩年，以後就在小學任教，

至 25 歲出家。這十二年中，導師曾傾向于丹經、術數、道書、新舊約，因偶爾讀到馮夢禎《莊子序》中「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一句，引起對佛法的探討，就自發地尋求、瞭解、發見、貫通，從而悟得佛法真諦。

導師家裡人口簡單。姐姐彩琴出嫁後，生有一子一女，後因產後痢疾去世，這還是導師沒有離家的時候。1928 年，慈母陸氏突然患肋膜炎去世。1929 年，父親學義公病了兩個多月，離開人世。父母親離世，導師抑鬱悲傷，引發了出家的決心，1930 年夏，毅然離開張谷兜走上了學佛之路。當然，導師也還是有所顧戀，出家雖好，可妻子金引寶呢？9 歲的女兒金娥呢？才 10 個月的兒子惠生呢？不過，他認為：「不能從事農、工、商的我，能專心學醫、教學嗎？不可能！我的心，已屬於甚深的佛法，時時想到復興佛法，利濟人群。我終於在對引寶、金娥、惠生的深深歉意中，遠離家庭而去了！」從此，導師覓得了苦難中的安慰、黑暗中的明燈，將自己的身心融化於三寶之中，在佛光攝照下，在法喜充滿中，坦然而前行。

二月初八好日子

中國傳統文化中，“九”是一個神奇的數字，一直被視為大吉祥的象徵，在《易經》、《道德經》中都蘊含著豐富的內涵。給印順導師的信寄出後，二“九”一十八天的深夜，我寫就了思念導師的文章《等待》；等到第三個“九”，導師的覆信寄到了。

子康居士大鑒：

二月二十日來信，收到，謝謝！

出家六十多年，“家”已在我心中消失，見到你的長函，“家”又在我心中重現。我的離家而去，對金娥與惠生沒有能盡教養的責任，尤其是你外婆的內心創傷而又中年去世，我不能不有些遺憾！然依佛法說：聚散無常，受苦或受樂，特別是動亂的時代，誰也是無法預知的，想遠大一些吧！

金娥與惠生，身體都很差，可能與幼年的境遇有關。其實我也過著多病的生活（去年冬季還因結石而動手術）。二十六歲夏天，我在廈門病了，從此奄奄無生氣。

四十九歲在臺灣照X光片，才知患了中度肺結核。想起祖父士和公、叔祖父士淦公、父親學義公，都曾患肺結核（那時俗稱為“弱病”）。我的身體，少年也不很結實。家世的傳承，也許與惠生、金娥的體弱有關的。承你邀我回家，大家奉養我，使我感謝你們！好我在臺灣，過的是團體生活，有人照料，還安定的不致艱苦。

從佛法得來的見解，生了，老病死是必然的，遲早些罷了。所以我一生多病，並不憂傷，只是病了就休息，好些就做我能做而應做的事。不會拼，也不會懶，內心安定平和，也許這才能活到今天吧！我寫了一本《平凡的一生》，出版後會寄給你，可以明瞭平凡的我到底在做些什麼。

我也有來大陸的意思，只是衰老了，要有人隨從。如來，那廈門（求學處）、普陀山（出家處）、寧波天童寺（受戒處），是非去不可的。武漢、四川、貴州，已面目全非，不去也罷。只是上海與北京，還是非去不可。今年秋季，如身體許可而能來（至少要一個月）的話，希望在上海

或硤石，與大家——金娥、惠生、你兄弟倆，茂榮、茂鑫、麗娟等相見。便中，請將此意告訴惠生他們。不過這還是要看身體如何，最後取決於因緣的。如能來，屆時（秋初）再通知你。

專覆，即請

大安！

印順合十 三·十一

收到導師的信是3月19日（農曆二月初八，星期六）。當時，我在市教育局教研室任中學語文教研員，導師此信寄入教研室。一封信，海峽兩岸一個往返，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正好三“九”二十七天；況且，剛巧遇上佛陀出家日，民間又是二月初八皇崗“軋太平”，一個不會忘記的好日子。如此因緣，誰人能想像得到呢？信封右下角，我記錄著：「印公此書恰於釋迦牟尼出家日二月初八收到，不能不說是緣。」

農曆二月初八，原是皇崗太平寺紀念佛陀釋迦牟尼出家的日子，因社會風俗的嬗遞，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以來拆廟毀佛，遂俗化為單一的“軋太平”，鄉人只知道“軋太平”，很少有人知是佛陀出家日。民間傳說，皇崗鎮之名，因元末朱元璋（鄉

里稱朱元龍）逃難時曾落腳鎮西太平寺，故名皇崗（史料記載，皇崗之名最早見於南北朝）。為紀念皇帝朱元璋，每年有“軋太平”的風俗，這一天在太平寺附近一帶有集市貿易，路邊商販設攤做生意，另有木偶戲、獼猴赤膊戲、賣梨膏糖、套泥菩薩等等。鄉民似潮水般從四面八方趕來，人流滾滾，摩肩接踵，軋來軋去，盡情玩樂。此風俗一直延續迄今，老百姓認為，太平寺內有皇氣，沾點皇氣就能過上太平好日子。

1994年尚未實行雙休日，下班後我回到家中（鄉下斜路里）。黃昏，母親倚在床頭，聽我念著導師的覆信。母親的床是清代留下來的老床，如今只有在博物館裡才能見到，正面雕刻著多幅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可惜有些人物的頭像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時用刀刮掉了。慢慢地用海寧方言念了一遍，念第二遍時，一邊念著一邊講解，像當語文教師時分析課文似的。微弱的25支光電燈泡下，母親的眼睛一直出神地盯著我，病態消瘦的臉上流露出希冀的神情。有時她會插上幾句話，而心底裡裝滿了疑團：衰老多病，結石手術，89歲高齡，要坐飛機，他能飛過來嗎？

忽然，母親睜大眼睛，疑慮重重地瞪著我：「爸爸怎麼可能活到 89 歲這個年紀呢！」「印順這個名字，有沒有同名同姓的？或許是另外一個印順呢？」

我也有這個想法，只是嘴裡沒有說出來。1949 年，中國人的平均年齡僅僅 35 歲。外婆金引寶上世紀 40 年代暴病去世，年僅 42 歲，但已高於當時平均年齡；導師的姐姐彩琴只活了 20 多歲；張谷兜張氏家族的人，大都患有肺結核，活不過 50 歲。小時候，鄉間有俗語流傳著：「人過三十半世多」「三十六歲上廟堂（意思是到了這麼大的年紀，拜拜佛菩薩就行，可不去田地裡幹活）」。上世紀 50 年代，我們老宅秀才廳上陸氏家族十多戶人家，活過 50 歲的老人只有一二人而已。

導師的覆信，寫得靈靈清清、明明白白；可我們就是缺乏自信力，覺得縱使睡夢中，做夢也夢不過去呀！世上豈有這樣的大好事從天上掉下來？

這個疑問，又該如何設法弄清楚呢？

想了許久，偶然心血來潮，便借用《上海佛教》（雙月刊）版權頁上的資訊，嘗試著給責任編輯蔡惠明居士寫信，向他求教。於是，我遇上了熱心腸的佛教信徒蔡居士。

蔡惠明居士是上海佛教協會副秘書長、上海佛教居士林副林長兼總幹事、《上海佛教》執行編輯。《上海佛教》編委會只有二個人，除了一位主任，就是責編蔡惠明。蔡居士已退休，是位志工，刊物從組稿、編校、付梓，全是他一人的事，就連辦刊經費也得靠自己奔走募款。這樣一個雙月刊，沒有辦公地點，靠一位退休的佛教徒支撐著，蔡居士自嘲為“皮包編輯部”。

我收到蔡居士 5 月 21 日的覆信，他說印順導師是當代佛學淵博的高僧，深受境內外佛教徒的崇敬。「從來信情況看來，印老確是令外祖父，因為年齡與 1930 出走（即去普陀山出家）、現住台中等情況都相符合。而且當代最知名的高僧僅印老一人，並未聞有同名的。」後來，蔡居士又給我寄來一頁文字密密麻麻的稿紙，詳細介紹印順導師。為方便聯繫，蔡居士主動告訴他的通訊電話，我就經常去煩他。其實，這電話不是他家裡

的，而是社區一個電話亭的，每次電話撥通後，便有人去叫喊蔡居士。

不久，收到導師的7月3日的信。他說，蔡惠明居士那裡得來的資訊，大致是正確的。導師雖有大陸一行的想法，但擔憂年老體弱多病，因為秋天能否成行，要憑體力來決定的。

「我現在南投山區靜養，就是身體太瘦了。……希望好好的靜養一下，能有緣與大家見面晤談，即使是短暫的，也很難得了！」「出家，有出家的不同生活環境，不用為我的老年孤身在外而憂心！」

「爸爸真的活到了89歲！」母親好開心，她不相信父親還活著的心結徹底解開了，只是仍有所憂慮，父親這樣的高齡，身體又差，秋日裡能來大陸嗎？

「媽媽，不要想得太多！」我明白母親的心，「再過一些日子，就要見面了。」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金剛經》中這八個字，經典。且不說所有相的皆不可得，也不說離所有相的清淨心就是佛心，即使以我輩的世俗心去觀察塵世，所有的相都是不真實

的，靠不住的，如幻如夢的。譬如，張谷兜印順導師的舊宅、俞梁橋外婆太太的金宅、斜路里我家老宅秀才廳及階沿石等等，無一不是如此。64年前，從蘆家灣船碼頭踏上快班船尋求出家之路的25歲的年輕教師張鹿芹，成了一位享譽海內外的佛學泰斗印順導師，已是89歲的高齡，而我只能從照片上一瞻他的神采；一個9歲的小女孩金娥，不知不覺間變為一位老婦，體弱、多病、臥床，我的母親73歲了；生下來才10個月的男嬰惠生，我的舅舅，也垂垂老矣，66歲了，幾年前已退休在家。

有相嗎？無相！

下篇、故鄉與杭州之行

1994 年秋，89 歲的印順導師，不忘當年求法修學的因緣，由明聖法師等 3 位弟子、1 位護士與 1 位導遊陪同，輕車簡從，開始了 24 天的大陸之行。9 月 5 日下午從台中市華雨精舍出發，夜宿機場，次日飛往大陸，9 月 29 日下午返回華雨精舍。在大陸，導師巡禮舊時駐錫之地，曾抵香港、廈門、寧波、奉化、普陀山、上海、北京、杭州、海寧等。在海寧、杭州期間，筆者有幸陪侍。

9 月 20 日，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晚上小雨，不見明月

下午 3 時，海寧市文化館創編室。電話鈴聲響起，市民間藝術研究專家朱關良去接電話，隨即掉過頭來，說是我的電話。

我接過話筒，傳來一個溫婉軟糯的聲音，聲調略微緩慢：「您是陸子康先生嗎？」聽到這陌生而親切的聲音，在稱謂上又加了一個“先生”，而“先生”“小姐”是被否定被批判了很久的稱謂，已很少有人使用，我斷定，有印順導師的消息了。

果然沒有想錯，對方接著說，導師明日來海寧，要我們按原來約定，下午 2 時去海寧賓館相聚。

「您是臺灣來的嗎？」

「是的，我是出家的師父，我的話您聽得懂嗎？」

「聽得懂，聽得懂，您的普通話說得比我好。」我小時候讀書，老師講課用海寧方言，因此，後來雖當過教師，普通話總是說不好。

按常規禮儀，我是主人，熟悉海寧賓館的情況，明天應該去賓館迎接導師一行才是。我說了自己的想法，可對方說，這是導師的意思，上午不要來賓館，下午你與你母親、舅舅、舅媽一起過來。她又補充，他們住在杭州黃龍飯店，明日來海寧有導遊，不必擔心。她再三強調，上午不必過來，這是導師的意思。

問起導師的身體情況，她說老師父精神尚好，要我們放心；不過，明日上午到了賓館後，應先休息一下，還要給他打針吃藥，這樣下午相聚時精神會好一些。聞此，我心頭不覺一沉。

「師父，謝謝你們的細心照顧，一路辛苦！」

「不用謝的，我們是老師父的信徒，應該的！」

「太感謝了！太感謝了！」我連連說著，她說不必客氣。我要她轉告導師，我們一切都好，請他晚上安心休息，明日相聚。

末了，電話兩頭互相說著「謝謝」、「再見」、「明日見」……就是不肯先放下話筒。師父太客氣了，我只得將話筒放下，輕輕地擱在話機上。

回到辦公桌前坐下，關良對我說：「第一次與臺灣人通電話，海峽那邊的人這麼講禮儀，這麼客氣，真的沒有想到！」話語之中，似乎頗多感歎。

第二天，我才知道，剛才與我通電話的是臺灣正聞出版社負責人性澄法師。自1969年協助印順導師編輯《妙雲集》以來，法師一直負責導師著作的編輯、出版與發行。

文化館在硤石鎮紫微山南麓惠力寺大雄寶殿後面的一幢二層樓辦公，創編室在二樓。工作之餘，走廊憑欄，與惠力寺的重簷歇山式屋頂相距不到十米，筒瓦、飛簷、斗拱皆在眼前，就連正脊、垂脊、戩脊上的堆塑畫也隱約可辨。遇上大霧彌漫的上午，走廊徘徊，似置身於仙山瓊閣，飄飄然的，仿佛與敦煌壁畫裡的飛天

一起悠游，棲于飛簷邊，坐於雲朵上，浮於太虛間……念頭也隨即而生：在此福地，我一定會遇上好事的！

不出所思，好事來了，印順導師明日要來故鄉了！

1994年8月我從教研室調入市文化館，12月調入市圖書館，在創編室只有幾個月。幸運的是，我有緣得到導師的開示。文化館要我創辦一份《群眾文化》報，而我正想撰寫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傳奇。導師知道後，來信開示：撰寫傳奇，創辦報刊，都是好事，兩相比較，只是編輯報刊要難一點。我衡量後，並未畏葸退卻，《群眾文化》報于1995年元旦出刊，第二版為鄉土文化專版“鄉韻潮聲”。報紙後來停刊，而“鄉韻潮聲”之名，有人將詞序顛倒一下，成了舞臺演出、音樂節目等的標題，迄今尚有一份刊物《潮聲鄉韻》。每見“鄉韻潮聲”幾字，便記起導師的開示。

昨日上午，與上海蔡惠明居士電話，他不在家。下午，得蔡居士9月15日晚的來信，說印順導師14日自普陀山抵滬，住揚子江賓館。15日上午去拜訪圓明講堂住持明暘戒兄，適逢明暘法師去了德國，蔡居士得悉後從居士林趕往講堂，與導師一行同乘的士到揚子江賓館，共進午餐，暢談

至下午 2 時許。居士告訴我，導師身體很虛弱，需輪椅代步，侍者給他靜脈注射營養液、服藥。

今日上午，我去海寧市委統戰部。部裡有兩位曾當過教師的朋友，一位徐關芳，在對台辦公室；一位朱兆先，負責宗教事務。在關芳的辦公室，他幫我打電話問詢省宗教局、杭州國際旅行社、靈隱寺方丈等，沒人知道印順導師來大陸的行蹤。

印順導師說因緣有主動性與被動性，在對人對事的關係中，他缺乏主動性，只是順應因緣而流變。這次大陸之行，在上海拜訪明暘法師，就是順應因緣。在北京，同樣如此，導師與抗戰時期在四川相識的幾位學友去廣濟寺——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正在參加“全國政協宗教委員會全國宗教領袖會議”的中國佛教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事前並未知曉，聞訊趕來，見到導師，不顧老邁之身，匍匐禮拜。兩人相聚，談及兩岸佛教交流、人才培養等問題。

導師離家後的第 65 個中秋節之夜，我品嚐著普普通通的酥皮月餅，卻感受著一生中從未有過的味道……

這個因緣殊勝的中秋節，在《平凡的一生》中，導師以樸素的語言記

下了簡單的一筆，我心頭一顫：「我們五人搭機抵杭州，住環境非常幽靜的黃龍飯店。這是中秋佳節，可惜晚上小雨，見不到明月！」

9月21日，農曆八月十六 月亮圓了

比約定的時間略略提前一點，未到 2 時，我帶著母親、舅舅和舅媽來到海寧賓館。大堂門外，一位比丘尼身穿海青袍，熱情地迎了過來，微笑著對我說：「是子康先生嗎？我就是昨日打電話的，叫性滢。」

法師穿著比丘尼裝，寬衣大袖，氣質素雅，步履輕盈飄然，儼然一道從寶島飄來的風景，往來客人都忍不住朝著法師多看了幾眼。

我把母親、舅舅、舅媽向法師介紹後，乘電梯上了 411 房間。房門打開著，印順導師已站在門外相迎，彼此都見過照片，毋須介紹，悲喜交集之餘，就熟絡了。

剛才在路上，我還想著，導師信中，性滢法師電話中，再三交代要我向母親、舅舅、舅媽、弟弟、表兄弟等說清楚，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禮儀規矩，見面時只能稱呼“師父”、“老師父”、“老法師”，千萬別叫“爸

爸”、“爺爺”、“外公”等。這樣相見，不免有點尷尬彆扭呀，母親受得了嗎？

大家圍著桌子落座，侍者明聖法師一邊沏茶，一邊熱情招待。

「離別已六十多年了……」母親省略了稱呼，先開了口。

「我不是來看你們了，金娥！」導師一臉慈悲，神色清癯，說話拖著緩慢的聲調，響亮，清楚。這是銘刻在我心底的 89 歲的印順導師的第一印象：山清水秀。

明聖法師照顧導師體貼、細緻，時而叫著“師父”、“師父”。母親、舅舅、舅媽跟著明聖法師的稱呼，對著導師叫了幾聲“師父”後，就順口了。

有流淌在血液裡的親情，就這麼一會兒功夫，隔閡消散了，行雲流水似的。

儘管導師離了家，就忘了家，皈依了三寶；可是，他一直有著遺憾，總覺得對母親、舅舅沒能盡到教養的責任，外祖母內心深受創傷而又中年去世。1994 年 5 月 9 日給我舅舅的信中，如此開示：「我的離家而去，你母親與姊弟二人，苦難無邊，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文弱多病、不會應酬、不會勞作的我，如沒有離家外出，怕也無法生存，還是要大家同受苦難。一切都過去了，多想只是多苦！佛法說：不要想從前，

也不要想將來，還是注意現在吧！」

導師問起母親、舅舅的身體狀況，說這與幼年的境遇有關。

說到外祖母的去世及病因，母親說是得了瘟病，導師聽了，感歎唏噓。他說：「那戰亂年代，人人受苦。當時我在重慶，大學教授在課堂裡上課，也穿著草鞋。」

對於父母親的去世，導師都記在心裡：「父親當時病得真苦，到後來就像睡著了一樣，一連十多天，才死了。後來到臺灣，遇有病情差不多的人，說是肺癌。」

導師又問：「當年我離家時，家中存放著的父母親的兩具靈柩，什麼時候安葬的？」

母親將詳情告訴，又說後來破除迷信、人民公社化平整土地時，墳墓被平掉，無法找到。導師一時默然無語，神色戚然。

他們敘說往事，每說到悲傷斷腸處，母親總是眼睛紅紅的，偷偷地掉著眼淚。

分明團聚海昌樓，卻又幾番疑夢遊。
聞說傷心淒絕處，座中老母淚珠流。

臺灣，在大陸一直被稱之為“寶島”，感覺是一個富得流油的地方。上世紀 50 年代，有一句口號「解放臺灣，白糖過飯（以白糖為菜餚下飯）」，那時我家裡窮得揭不開鍋，聽說能吃白糖，饞涎欲滴。

母親問：「臺灣那個地方好嗎？」

「金娥，處處都是好地方呀！」
導師微微一笑，又補充，他剛去臺灣的時候，那地方清苦落後，是後來慢慢發展繁榮起來的。

見他們聚談開心，導師時時笑得張大了嘴巴。我與明聖法師坐在一側，悄悄交談。

法師告訴我，導師這次原鄉之行，大陸方面不露一點風聲，臺灣方面的弟子，臨行前一天方才告知。全程由旅行社負責安排，不需什麼證件，可適當保密；因此，他們像普通旅客一樣，自備輪椅推著導師出去，自己提取行李。陪同隨行者只有三位弟子：厚觀法師、性滢法師、明聖法師，一位護士達聞法師，一位導遊蔡芳輝先生。厚觀法師是導師的關門弟子，還在日本讀研，昨日已從北京去日本東京。蔡先生是臺灣旅行社的導遊。

法師向我述說著對導師的由衷敬仰：

——導師被譽為佛教界唐宋以來第一人，發現教理真義，弘揚釋尊本懷。他結合當代中國佛教的實際，提出了“人間佛教”，是這一思想的播種者。

——導師學問高深，對原始佛教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梳理闡釋，引申發揮，他的《妙雲集》出版後，在臺灣知識界刮起了一股“妙雲風”。

——導師一生所受的苦難特別多，1950 年代到臺灣，因為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誼會，擔任臺北首刹善導寺方丈，被人嫉妒，戴上了“紅帽子”，說他的著作《佛法概論》歪曲教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為共產黨鋪路”，掀起了一場佛教界的驚濤駭浪……

——導師記憶力忒強，佛教經典中的一句話，在哪一卷哪一頁上都說得出來，記得清清楚楚。

——不僅記性好，心算能力也特別強。平日裡一些簡單的數字計算，如一長串的數字相加，導師用腦子，一下子就算出來了，我們按計算機，速度還比不上他……

——導師有宿慧，是天才，沒有一個人能接他的班。他的弟子中，不少人

名氣很大，在新加坡、泰國、美國等地，可是要接他的班還是有難度呀！因此，我們總希望他健康長壽，多活幾年……

「師父，記得你時常說自己是芥菜籽落在瘦地裡，發不出芽了……」

「是呀！這是比方當時的境遇對我不適宜，這樣呆在家裡沒有出路，所以就離家出家了。」

聽到母親在說「芥菜籽落在瘦地裡」，我又將椅子挪回原處，聆聽他們交談。

「開智學堂畢業後，我最早研究的是道教，總想當作一個仙家（即神仙），後來又接觸過天主教；可是，出家前六年，我接觸佛教後，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覺得佛法適應個人的根機，認定佛教才是我的歸宿。」導師修學佛法全憑自學，在暗中摸索深入，他發現家鄉寺廟中的佛法與聖典中的佛法格格不入，出家人不是講經說法，只替別人誦經、拜懺等，祈求活著平安、死後能上西天。他認為這是佛法的衰落與變質，為了探求純正的佛法，果斷地走上學佛之路。

我專注地聽著，導師好像看了我一眼，說：「實際上，我這個人不屬於佛教中的一宗一派，就是實實在在地研究再研究。」

導師有著超越宗派的廣闊視野，自謙缺乏祖師精神，無意自立門戶，不做一宗一派的徒裔，只求從流傳的佛典中探索佛法的真義。

他又看著我：「唯心與唯物，二者不能分離開來，要聯繫起來才對，我既不偏向唯心，又不偏向唯物。」

有人對唯心有偏見，認為唯心唯物只能二者取一，肯定唯心就是否定唯物。導師認為：「物質有物質的世界，意識有意識的內容，道德有道德的領域，宗教有宗教的境地。」（《舍利子釋疑》）1995年給我的信中，導師於此也有一通俗的詮釋：「經濟自由發展，各自努力，勢必貧富懸殊。經濟生活較平，則人心自私，勢必懶惰。世間事如此，難得解決，佛法之所以認為源於內心也（世間之和不平，不只是物質）。」

4時30分，市委統戰部顧克凡部長、沈梅先副部長、徐關芳、朱兆先等前來看望，敘談了一些故鄉事，顧部長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導師送一

套《妙雲集》給家鄉，導師一口允諾。顧部長還說，如郵寄不便，可派人來拿。我與關芳坐在一起，他在我耳邊輕輕說：「你看，你外公的耳朵真大，眼珠明亮有精神！」5時，顧部長一行離去。

已是晚餐時間，明聖法師為導師去餐廳弄了一盆豆腐炒青菜，從中揀出半小碗豆腐，再從保溫杯中倒出半小碗米粥，碟子裡一點點菜餚（鹹菜之類）。舅媽問他好吃嗎，他連說「好吃、好吃」，舅媽說去家裡煮一點米粥來，他又連說「不用、不用」。

法師告訴我們，導師每日都吃稀粥，粥要煮得稠，像流汁一樣，另加一個豆腐。豆腐的煮法：要麼豆腐里加一點醬油煮一下，搗爛；要麼豆腐里加一些切得很細很碎的青菜，煮熟，搗爛。

很多年來，導師的飲食一直這樣簡單、清淡，每餐一小碗米粥，三道菜：一小碗豆腐、一小碗青菜、一小碗紅毛苔，即使逢年過節，也沒什麼變化。導師風趣地說：「我這是萬年菜單。」

用罷晚餐，導師服用幾片消化藥，對我們說，老人消化機能差，剛吃好不能躺下，還要坐一會兒。我們又一起聊聊天，舅舅請導師明日下午去他家一聚。

已經6時多，是道別的時候了，我取出一幅畫軸送給導師。展開畫軸，明聖法師說：「這畫中的人像你呀！」法師說的沒錯，我見到導師回復姚建忠先生的信後，知悉他還在世間，夜晚輾轉無眠，吟成一絕：

忽聞消息不成眠，一片遠思星夜天。
六十餘年彈指逝，人間聚散有前緣。

這幅畫，我請文化館同事朱自謙畫家創作的，畫面就是這首小詩的寫意。

今日相聚，4個多小時，導師興致很高，精神很佳。明聖法師說：「他今日見到你們，心裡高興呀！」

歸途，月亮升起來了，圓圓的，銀光透過稀疏寬大的梧桐樹葉，灑在街道上，留下許許多多大小不一的圓影。

9月22日，農曆八月十七 訪舊，團聚

明聖、性澄、聞達三位法師與蔡芳輝導遊去鹽官觀潮，9時半出發，市委統戰部朱兆先陪同。八月十八海寧觀潮節，遊人以一睹為快，臺灣客人喜逢這一節日。

10 時，我與表弟茂鑫用輪椅推著導師去紫微山（俗稱西山）南麓訪舊，由市府路（今長埭路）經海寧劇院往北。中秋佳節，街道兩旁彩燈高掛，一派節日氣氛。

輪椅推到紫微橋上，停了下來。此橋為單孔石拱橋，元代大德七年（1303）建造，已有 900 多年的歷史。坐在輪椅裡的導師，望著橋下幽靜流水及河邊破舊水閣，似曾相識，有眷念留戀意。

下了橋，便是紫微山南麓惠力寺前的兩座唐代經幢，東西各一座。幢身鐫刻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下邊兩層須彌座基，上邊華蓋及荷花寶頂。導師下了輪椅，圍著經幢仔細觀賞。

「在開智學堂讀書時，這裡還有山門，現在不見了。」導師沉思著，「經幢的座基用水泥澆一下，圍起來，不好！」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是過於簡陋，也過於粗糙了；今日被導師一說，這時代、文化延續之間的割裂，忽然呈現於聳立了八百多年的古物上。我望著經幢，無言以對。

開智小學堂在惠力寺的東面，兩處僅一條道路之隔。那裡有一道舊時的水泥大門，叫西門，1960 年代初我在海寧

縣立第一初級中學讀書時，西門就是校門。輪椅推進西門，導師舉目四望，早已尋不到過去的一點印記。他對著一幢幢樓房，惘然若失，歎息著：

「變了！變了！」

「不認識了，過去不是這個樣子的，只有一些小房子。」

……

78 年前導師在開智學堂求學時，才 11 歲，一個人寄宿在學校裡，鄉下來的孩子，自己還不會照顧自己，體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他人，未免自卑而孤獨，什麼都不願向人傾訴，就連向人說話都是怯生生的。他說，當年在這兒讀書時，校園北面有座白傅祠（紀念白居易的祠堂。白居易曾官太子少傅，故名白傅），四周風景不錯，常與同學去玩。

關於白傅祠，導師的同班同學吳其昌在武漢大學任教時，於《故鄉》一文中記載著一段文字：

仔細想來，我的學校，校園裡，最北的一角，有一個白傅祠，祠旁有一個小竹閣，風篁遂密，翠繞綠浮，圍著堂前有六七本老紅梅，疏枝上稀稀落落著幾朵花，於蒼煙碧影之中，迸出鮮豔明靚的幾點，有時老枝槎

杈，斜入小竹閣的欄檻窗牖，我常常獨自在檻上出神，有時驀然抬起頭來，看見塘上懸著一方巨額，白地黑字，兩頭尖的李北海字體，文曰“長慶遺蹤”；下款署“高邕邕之”。

——《文藝(武昌)》1936年第3卷第1期

因緣常令人慨歎，導師說到的白傅祠，也留下了我對一位老校長的記憶。

我在海寧第一初級中學讀書時，聽說學校的食堂為白傅祠所改建，白石臺階，粗大柱子，猶見昔日肅穆氣勢。那是一個餓死人的大饑荒時代，我們農村學生每人每天定糧8兩（16兩的老秤，即半市斤），早餐2兩，中餐4兩，晚餐2兩，整天饑腸轆轤的。一天，晚餐的鈴聲一響，守在教室門口的同學們一起衝向食堂，我身體瘦弱，沒有力氣，一跤跌倒在食堂旁邊的石板路上，就什麼也不知道了。等我醒過來時，人已在校長室（校長室就在食堂東側），蔣仁培校長用毛巾為我擦頭、擦背、按摩……此生，我忘不了和藹可親的蔣校長。

78年前開智小學堂的一切，已煙消雲滅。何須惆悵，沒有多作停留，導師匆匆離開了西門，返回惠力寺。

惠力寺俗稱西寺，始創于東晉寧康年間（373-375）。民間將此寺比喻為一條龍，天王殿為龍頭，殿前的兩口古井（現已不存）為一雙龍目，兩座經幢為一對龍角，紫微橋為龍鼻，惠力寺建築為龍身。

被喻為龍身的寺院建築，昔時頗具規模，有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西方三聖殿、藏經閣、伽藍殿、祖師殿等等，現在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大雄寶殿。在世人的眼中，惠力寺就是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就是惠力寺。

大雄寶殿裡有個書畫展，我與茂鑫推著導師上臺階。臺階有點陡，輪椅須抬著，正在看展覽的同事朱自謙，趕緊過來幫忙。我告訴導師，昨日送您的畫就是他畫的，導師微笑著握手致謝，自謙連聲「有緣、有緣」。有自謙兄領著一邊觀賞，一邊品評，可謂真的“有緣”，導師增添了許多興致。展覽中有一幅書法，是導師的世俗曾孫張元所書，他站在面前，凝視了好一會兒。

與統戰部的徐關芳一樣，自謙兄也悄悄地說，導師的眼睛非同尋常，目光灼灼，有穿透力。

出了大殿，導師極為不滿地說：「這寺院東晉所建，歷史悠久，現在

不倫不類，外邊寫著‘惠力寺’，裡面卻是書畫展，名不符實。」

這叫我如何向我導師解釋呢？記得讀初中時，大雄寶殿內尚有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鑲金像，慈悲，莊嚴，令人震懾。大士像由整塊香樟木雕成，從造型看來，似為盛唐時期的傑作，可惜文革中被毀。後來，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同時“落戶”大雄寶殿之內，一起辦公。於是，我選擇了沉默。

在硤西街，推著輪椅，我們往紫微橋西側緩緩而行，聽得導師自語著：「嗯，嗯，這裡與過去差不多……」看來，時間忘記了這裡，沒有落下太多的痕跡，為導師保留了一塊小小的回憶空間。

11時，返回賓館，電梯壞了，我們用輪椅抬著導師上了四樓。11時半，導師午餐，照例是稀粥、豆腐。

陪導師訪舊歸來，心多感慨，吟得二首小詩：

一代大師返故鄉，秋菊金黃丹桂香。
紫微橋下紫微水，照見妙雲天上翔。

——印公導師坐輪椅于紫微橋上小憩

紫微橋，坐落於開智學堂西南側二百米處。妙雲，印公有《妙雲集》，

三百四十餘萬字，上世紀70年代初出版，於臺灣知識界及青年中引起轟動，卷起一陣“妙雲風”。

七十餘年尋舊夢，導師舉目感滄桑。
紫微山色秋光裡，不見當年小學堂。

——陪印公導師尋訪開智小學堂舊址

開智學堂乃印公少時求學之所，今昔巨變，現為硤石中學所在地。

下午2時，我用輪椅推著導師至表弟張茂榮家。團聚的人一大堆兒，有母親、舅舅、舅媽，舅舅的兒女茂榮、茂鑫、麗娟，我與弟弟子林，還有我們這一代的兒女。當時，家庭住房條件都很差，茂榮托單位之福分配到一套六七十平米的公寓房，讓人好羨慕的。小客廳裡充滿了歡樂的笑聲，只是人擠人的，尤其合影時，要找一個合適的地方也有點難。這正如導師自傳所言：「這麼多的人，是當年離家時所想不到的。大家相見，想起從前，都不免又喜又悲的。」

在扯家常時，導師憶起上午見到張元書法，聯想自己的經歷體驗，再三強調，年輕人一定要幹自己感興趣的事、幹自己喜歡幹的事，把事情做好，有始有終。張元學書法，也要講興趣。強迫別人幹沒有興趣的事，或者勉強自己幹不想幹的事，都不可

能出成果。導師一字一頓地說：「譬如，我對音樂、體育就是毫無興趣。」

興趣問題，導師自有真知灼見，一個人不可能盡善盡美，都有薄弱的一面，但應該懂得揚長避短。他在自傳中說：「我與藝術是沒有緣的。寫字、圖畫、手工、唱歌（還有體育，那是與體弱有關），我在學校中，怎麼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數，總不過六十幾分。沒有藝術氣質，所以學過吹笛、拉胡琴，怎麼也不合節奏。也學過詩，詩韻、詩法懂一點，可是哼出來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會欣賞音樂，也不懂名家字畫的好在哪裡。」這固然是導師的自謙之辭，但也說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弱項，人貴有自知之明。

5時半，送導師返賓館後，我回茂榮家共餐。

晚餐後與茂榮去賓館導師房間，顧克凡部長等又來看望，並遇上臺北同鄉會的幾位客人，他們得知導師在此，請求合影。房間太窄，聚在走廊上，大家一道合影，且把顧部長與我也拉了進去。

附筆：

這一天，我曾陪導師去過硤石鎮舊城改造後殘留下來的數百米老街南

關廂，可反覆回憶，就是記不起確切的時間：是上午紫微山南麓訪舊之前，還是下午去表弟茂榮家之前？在南關廂，街道、關廂、屋舍等保持著舊時風貌，行走石板路上，發出篤篤篤的聲響，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受。

去年中秋節，在南關廂觀看硤石燈彩，佇立於會源庵前，憶起二十七年前
的往事，懷念之情濃濃的。

會源早失舊時容，樹下呆思月色濃。

廿七年前訪故土，印公於此有遺蹤。

——中秋夜會源庵前餛飩樹下口占

1994年中秋時節，曾陪印順導師南關廂一遊。其時，我剛調入文化館，寄住於小兒陸汀水利局宿舍會源庵西廂房。彼時，沒人知曉會源庵，無論街頭行人，抑或庵內住戶；只知此處為海寧軋花廠廠房。

西廂房破爛、陰暗、潮濕，名符其實一陋室。途經庵前，導師入室小坐，為《平凡的一生》簽名：「子康仁者。印順，九四·九·二二。」性澄法師在《平凡的一生》（重訂本）後記中說：「秋天，導師以八十九歲的高齡返訪大陸；行前，新書出版，導師交代備妥十冊藍緞精裝本《平凡的一生》（按，指增訂本），那是行囊中唯一的禮物了。」僅僅十冊書，我有幸得到一冊。

而今，西廂房舊跡蕩然，唯會源庵門前老樹猗猗（別名楓楊樹、元寶樹）、香樟等，蓊鬱蔭翳，樹猶如此。

9月23日，農曆八月十八

階沿石，“薑汁袖”

按行程，導師21日上午來硤，今日上午返杭。去年在回覆蘆家灣姚建忠先生的信中，導師說想回大陸一行，「看看家鄉」。到了硤石，大家相聚，導師見過我母親、舅舅之後，知道老家舊宅於上世紀70年代拆除，父母親及引寶的墳墓皆已不在，所以就“不問故鄉是怎樣了”，沒有再提去張谷兜的事。

昨日，明聖法師說：「子康，明日上午10時前，能否擠出點時間去鄉下你與弟弟的家，導師想看看。」

我一聽就明白，導師是一位“智增上”的高僧，因智慧而沒有分別心，平日裡情感不形於色，但他與金娥一起生活了9個年頭，有一種喜愛之情，我曾聽到他多次說：「金娥，你小時候很聰明的！」導師的話裡，我感受到了他的真性情，從智慧的理性的胸懷裡流露出來的人情味。說白了，導師就是想去看看金娥鄉下的生活境況，少幾分牽掛。

不過，去鄉下有10公里路，一個往返，時間匆匆，導師也夠累的。昨晚與導師聊天時，我提出取消去鄉下的行程，可導師堅持要去。

7時15分至賓館，明聖法師問我去鄉下的計程車叫到了沒有，好了就出發。統戰部朱兆先先生過來了，他領著明聖法師等去用早餐。

硤石計程車少，我與陸汀在海寧大廈及火車站各自叫車。明聖法師怕道路顛簸，導師身體受不了，交代找一輛好一點的，可沒有桑塔納，只叫到一輛夏利，導師連說「沒關係的」。

8時去鄉下，導師坐副駕駛座，明聖法師、陸汀與我坐後邊。一路上，導師有點興奮，仿佛找到了60年前的記憶，觀看車窗外的景物，不時對明聖法師說：「這是桑樹」、「這是稻田」、「這是黃豆」……

8時半光景，車到我家，在屋東水杉樹下停下，我與陸汀推著導師至屋前場上。導師環視四下，六間平房，一池碧水，一口老井，說：「環境很整潔，與過去差不多，沒什麼大的變化。」

走下輪椅，踏上階沿石，導師看著腳下，說這整塊長條石頭很好。我

補說了幾句，告訴是祖上老宅秀才廳遺留下來的。導師笑著說，原來這裡是一塊好地方。

老家斜路裡清代秀才廳（俗稱北廳），馬頭牆，前後四進。第一進橫著的一長排房屋有 16 間之多，另有 2 條弄堂。第二進正廳，四開柱，鑲著蚌殼的落地堂窗，廳前石板天井，左右一對大水缸，冬日裡冰凍很厚，我們小孩子小心翼翼地站在冰塊上逞能。大廳正中間那屋子是我家的，簷下的階沿石長 3 米 80，很重很重，要十多個男子漢才扛得動。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廳裡十多戶人家商議後將整座大廳拆掉，各自建造小平房。以後，平房拆了再造，造了再拆，或平房，或樓房，有的人家已造過三次。我家的六間平房，也是第二次建造的。

導師走進屋內，看了金娥的住房後，在“三間頭”（舊時房子的廳堂）走了一圈。出來時，在廊簷下階沿石上站著，向遠處望了望，才下來。

場旁的自留地裡，絲瓜架上藤蔓碧綠，黃花燦燦，垂下一條條細長的絲瓜。導師坐在輪椅裡，指著絲瓜說，這瓜過去也有的；又指著旁邊地裡的扁豆說，過去沒有這種豆。

明聖法師初次接觸江南農家，很新奇。在“三間頭”裡，看著蠶匾裡的蠶寶寶蠕動著，白白胖胖的，小嘴巴吃著桑葉，沙沙有聲，法師既喜愛它，卻不敢去觸摸它；在豬羊棚裡，拿了一根小樹枝，逗著幾頭綿羊，又離不開了。

導師就要離開我家的六間平房，就要離開那條長長的階沿石。

再說說這條階沿石的歸宿吧。3 年前，斜路裡村莊整體搬遷，秀才廳陸氏人家僅留下我家與一戶鄰居，一個江南自然村瞬間湮滅，化作一大片綠色田園。現在，這條已斷為二截的階沿石，安置在斜路裡我家新居前外院的小竹園裡，成了追念祖上恩德的珍稀之物。每次去斜路居，我喜歡坐在竹影裡的階沿石上，有時默誦《金剛經》，參悟江南村落的往昔變遷；有時看看池塘裡的田田蓮葉，望望天邊的雲起雲散；有時沉思，發呆，腦子裡閃現出導師踏上階沿石的那個鏡頭……

我們兄弟倆分居兩處，相距 1000 米左右。弟弟子林家是一幢兩層樓，到了他家，導師說這幢樓房好，看了金娥的房間，十分滿意。

明聖法師說，在臺灣造房子，地皮很貴，造價也高，像這樣一幢樓房，需花三千萬台幣左右。他們住的華雨精舍，僅 120 平米，大小與這樓房差不多。導師圓寂一年之後，我隨海寧市臺灣考察團赴台，參訪中華雨精舍。導師的臥室只有五六個平米，除了一張狹長的三尺小鋪、一個床頭櫃、一隻看書的落地檯燈，別無他物。一位高僧住著如此簡陋的小室，倘非身臨其境，是想像不到的。

樓房東邊，子林家在建造一小屋，當廚房用，我們過去看看。這時，田地裡幹活的鄰人見我家來了客人，且是一位老和尚與一位尼姑，有的農人還從未見過出家人，覺得好奇，丟下手中的活兒趕了過來，噁噁喳喳的，圍著輪椅裡的導師。

出家前探求佛法時，導師發現家鄉 50 多華里的區域內，沒有莊嚴的寺院，沒有著名的法師，佛法已衰落到只為人誦經拜懺、超度亡靈的地步。而現在，家鄉遺留下來的寺院已屈指可數，寺院裡沒有佛像，沒有菩薩，沒有僧人，就連古剎惠力寺內也只是辦個書畫展罷了。故此時導師沒有多語，只是慈祥地望著圍過來的人們。

明聖法師慈悲心腸，滿臉微笑著，雙手合十，打著招呼，連連念著「阿彌陀佛」。

返回海寧賓館，9 時半，杭州旅行社安排的三輛計程車已到。10 時返杭，隨行者有舅舅、母親、茂榮茂鑫兄弟與我；舅媽因為坐汽車要暈車嘔吐，沒有相隨。12 時半，車至黃龍飯店，住下，我與母親一個房間。

下午三時後與晚餐後，導師與我們一起閒聊，明聖法師、舅舅、母親、茂榮、茂鑫同在。導師知道金娥、惠生身體不好，談話中，有意識地開示佛法中的“病苦”，希望他倆得到感悟。

母親 29 歲患了一場重病，從我懂事的時候起，她總是說這兒不舒服那兒不舒服，臥床的日子很多。父親 1980 年去世後，更是缺乏生氣，一副病懨懨的樣子。舅舅瘦伶伶的，體弱，氣管炎，在供銷社當炊事員。退休前的一個晚上，我去看望他，舅舅斜倚竹榻上：「子康，我兩腿酸疼脹痛，好像要走不動了……」他是不肯叫苦的人，我凝視著，心裡有著說不出的苦澀。

從佛法的角度來說，有生必有

死，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人生的規律。導師是懷胎七個月的早產兒，先天不足，從小瘦弱，一生多病，可謂“人生無有不病時”。到了晚年，大病一場接著一場，可都挺過來了。

導師說了一個“薑汁袖”的故事。1971年冬，導師患小腸栓塞，住院38天。出院後，由於在醫院裡整天吊著鹽水、營養液等，手臂露在被子外面，受了凍，右臂患上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疼痛難忍。治療關節炎，不論中藥、西藥，都要傷腸胃。導師小腸栓塞剛痊癒，腸胃功能很差，就採用一個土方子，做了一個夾層的衣袖，袖子中的棉絮用生薑汁浸透後，在太陽下曬乾，曬乾後再浸透，浸透後再曬乾，反覆數次，將棉絮縫在夾袖裡。然後，導師把這只夾袖戴在右臂上，不論天冷、天熱，白天、晚上，一直戴著。經過一年多時間，薑汁的藥效起作用，關節炎就好了。

「你們看，我的關節炎就是憑著生薑汁的保暖功效，右臂上戴個夾袖，像現在這樣隨意走動走動，手臂活動活動，自己養好了自己的病。」此時此刻，導師話語平常質樸，神態幽默風趣，站起來在房間裡悠閒地走動著，手臂輕輕地搖晃著，樂呵呵的。

他望著金娥、惠生：「治病靠醫生，養病靠自己。生了病，除了聽醫生的，還要靠精神上的協調，心不要被疾病左右，被煩惱牽著，要安下心來，要放下，要隨緣。一次次大病，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那次重病，導師說時雲淡風輕，好像沒事似的，可實際上並非如此。

那天導師在新竹，腹部腫脹劇烈，就醫時，醫生問：「你住哪裡？」

「嘉義。」導師答。

「那還來得及，趕快回去。」醫生一句隱晦的話，言外之意是活不久了。

明聖法師著急了，火速送往臺北宏恩醫院。經檢查確診為小腸栓塞，這病上下不通，上不能進食，下沒有大小便，情況危急，當即決定第二天手術。手術前，導師口頭立下遺囑，弟子們忐忑、憂戚、抽泣。手術後13天，仍是氣不通，脹不消，痛不止，且病情惡化，小腸又粘連了。第二次手術後4天，才通了氣，上下通暢，逐漸恢復，總算從死亡線上回來了。身高176.5米的導師，出院時體重只剩下46公斤。

說起“薑汁袖”，導師就像說笑話似的。他只是把一場生死之劫當作一次修行，不起煩惱之念，靜心隨緣，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業緣未了死何難！」

9月24日，農曆八月十九

盆底朝天，急性子

上午，導師留在飯店休息。我們遊覽杭州名勝古跡，依次是岳墳、平湖秋月、淨寺、六和塔等。一路上，明聖法師時時扶著我母親，照顧周到。

這幾天，有一事我總想不通，與明聖法師等一起就餐，每餐總是盆底朝天。若按本地風俗，與客人用餐，總要留下一點剩菜。若菜盆裡光光的，主客心裡都難過，主人會覺得點菜太少了，有點小氣；客人暗怪自己貪吃，不賣主人面子。小時候春節拜年，中餐八仙桌上擺上了七八個菜，那碗鹹肉、煎魚，是裝裝門面的，母親再三關照，筷子千萬不能動魚肉。待用了中餐，主人端進去，晚餐時又端出來，我才可夾一塊肉，嘗一點煎魚。假如偶爾在餐館請客，用餐後必須留下一些剩菜，然後主人打包拿回家中。

遊覽名勝歸來，黃龍飯店午餐，服務小姐熱情地領著我們在一張靠著視窗的餐桌就座。餐廳裡寬敞舒適，明淨雅致，落地玻璃窗的外邊，有曲橋、流水，綠樹、紅花。我從未住過這樣高檔的飯店，觀賞著佳景，遊目騁懷，忘記了說話。

一會兒，服務員端來飯菜，我回過神來，三個菜：紅燒豆腐、青菜磨菇、荷蘭豆，外加一大盆炒麵，每人一小碗米飯。

在海寧用餐，也是簡簡單單，有一次只有兩個家常菜：紅燒豆腐、素什錦。今日在黃龍飯店用餐，我原以為可能有所不同，或許會嘗嘗杭州菜的美味，飽飽口福。

就餐開始，明聖法師客氣地用公筷為我們夾菜，要我們多吃一點，對我母親更是關心有加。席間，法師打開拎包，取出一個保溫瓶和一隻塑膠袋。我暗暗揣度：什麼東西？或是臺灣帶來的食品吧。可是，想不到，保溫瓶裡倒出來的是早餐吃剩的米粥，法師自己先倒了小半碗，然後遞到蔡居士的手中，我接著倒了一點，又傳下去。保溫瓶轉了一圈，又回到原處，法師低頭向瓶裡看了看，還有一些，問大家還要不要，見都搖著頭，就統統倒入自己碗裡。隨即，法師解開了塑膠袋，拿出來的是早餐吃剩的幾個豆沙包子，我似有所感，馬上搶先取了一個。

我暗想，在如此星級的飯店裡如此用餐，與旁邊餐桌上客人的反差太大了，一定是客人不知我們這兒的風俗吧！明聖法師好像有所覺察似的，溫和地看了看我，可沒有說什麼。

剛巧，服務小姐走過，見我們桌上菜餚將盡，十分禮貌地低首問道：

「先生，要不要再添加幾個菜？」
我身邊的蔡居士急忙搖手：「夠了，夠了，謝謝！」

服務小姐離開了，蔡居士說：「飯菜不吃完，剩下來倒掉，太可惜了，農民兄弟辛辛苦苦種出來的，不容易！」

明聖法師接著說，幾天前在一家賓館用餐，當地主人盛情款待，點的菜太多，我們叫服務小姐少上了好幾道菜，才勉強吃光。旁邊有一桌客人，餐桌上放不下，一盆盆菜餚疊了起來，如此糟蹋農民的勞動果實，讓人看著心裡不好受，多可惜呀！

蔡居士又告訴我們：「臺北市有一家餐廳，如果剩下飯菜，就要罰款。」

於是，我心中的疑團得以消散：明聖法師在海寧時，總是慈愛地看著我們吃飽了，然後將剩菜分掉，來一個盆底朝天。

時空的不同，觀念的差異，終究會修補彌合。數年前，大陸來了一個

“光盤”運動，被世人譏笑的“盆底朝天”，終於“平反”，徹底翻了身。

導師的“萬年菜單”，數十年如一日的三道菜：豆腐、青菜、紅毛苔；弟子們的“盆底朝天”，剩下的米粥留著下一餐再用，二者自有師徒之間的傳承。這一“傳承”，從此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之中。

下午，我們與導師、明聖法師敘談，隨意融洽。感恩導師開示，給我們講述三法印、人生之苦等教義，而我們這裡的人大都只是遇上災難病痛時，才求佛求神求菩薩，保佑消災消難。慚愧呀，我們聽著導師的開示，似懂非懂的。

中途休息一下，導師在房間外面走廊上散散步。別看導師身體衰弱，可走路時步子跨得大，手臂擺動幅度也大，速度自然不慢。當然，散步的時間不長，僅僅 10 分鐘光景。我陪著導師，邊走邊閒扯著。

「師父以後有機會，再來大陸看看，或去國外走走，這樣對調養身體也有好處。」

「新加坡有一弟子曾 4 次邀我，還購好了飛機票，可我仍未去成。明

年正月，想去新加坡走一趟。」導師答道。

「您一生中像這次大陸之行花了這麼多時間，走了這麼多地方，可能不多吧？」

「確實還沒有過。只有抗戰勝利後，我與弟子們從內地返回江南，因交通阻塞，歸途曲折，輾轉的地方比較多。」

散步結束，大家坐在一道拉扯，導師又引出一個“急性子”的話題。我立即意識到，是針對我母親的。

母親是個急性子的人，說話、行動有點急躁，心裡有一點小事，便忍耐不住，晚上睡不好覺。她很善良，體貼人，常記掛著下一代，為他們擔憂、著急，兒孫們的事，總想多知道一些，才放心安心。這樣的性子，才短短幾天的接觸，導師就覺察到了。

導師注視著身旁的金娥，目光裡充滿了關愛：「人的性格是各式各樣的，想要改變很困難，有人急性子，有人慢性子，但只要最後能將事情做好就可以。一個人不要苛求別人，要想改變別人的性子是不可能的。老年人急性子對身心有害，要改變，不管

做什麼，都要放慢速度。比如，坐到椅子上這個簡單的動作，也要慢慢來。」

看了金娥一眼，導師站起來，緩緩舒了一口氣，停了一息息，特地演示了一個慢鏡頭：他彎下腰，兩隻手按在沙發扶手上，輕輕地撫了一撫，然後撐著扶手，慢悠悠地坐下，斜倚在靠背上，自始至終緩緩慢慢、平平和平和的。

「就這樣，要慢慢地、慢慢地坐下來！金娥，急性子不好，萬一不小心，摔跤傷筋骨。」

導師側過頭來，對著金娥，眼中一片深情：「千萬不要為兒孫們的事情空著急，擔心事，你年紀大了，要想開一點，要學會放手，讓他們做自己的事，承擔自己的責任。這樣，你就能活得輕鬆愉快；下一代沒有束縛，做事積極主動，心情也舒暢。」

「我當年創辦的福嚴精舍、慧日講堂、妙雲蘭若，早就放手交給年輕人管理，他們照樣管得好好的。年輕人開始時缺乏經驗，有些事可能不盡如人意，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他們很快就會走上正軌的。」

一直以來，“開示”一詞，令人肅然。今日與導師在一起，我方才領悟到，開示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普通閒聊中。

9月25日，農曆八月二十

靈隱寺，張谷兜

導師去靈隱寺禮佛，8時30分，3輛計程車在飯店外等候，我與導師、明聖法師、我母親同坐一輛。

靈隱寺，背倚北高峰，面朝飛來峰。東晉咸和元年（326），印度僧人慧理雲遊至此，見一奇峰，驚歎此乃天竺靈鷲山的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並說此地為“仙靈所隱”，於是有了“飛來峰”、“靈隱”之名。至飛來峰景區，車子便不能進去。購買門票後，入景區內，沿途攤販林立，觀光者熙熙攘攘，香客絡繹不絕，喧囂非凡，旅行社導遊們舉著一面面小旗，領著一隊隊遊客，靈隱已沒有一點“隱”意。我們推著導師往前行，臨近寺院前，人山人海。導師悵然而歎：「古剎是修行的地方，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過去很清靜的……」

蔡居士購了第二道門票——靈隱寺，我們招呼著行人：「請讓一讓、讓一讓……」輪椅從人堆裡推了過去。

到了靈隱寺前，朝拜的人不能從大門進去，只能排著隊從東側小門進去。導師感覺不是味道：「佛教聖地，禮佛莊嚴肅穆，怎麼不走正門而走邊門呢？」

我們排隊到了入口處，輪椅不能推入，只得返回，再從東邊的一個門洞裡（大概是供有關專車進出）進去。繞到天王殿後面，導師下了輪椅，恭恭敬敬地朝大雄寶殿一拜，又回輪椅裡。有時推著，有時抬著，我們到了大雄寶殿門口，導師下了輪椅，明聖法師與我左右攙扶著，進入大殿內，導師虔誠地向本師釋迦牟尼像彎身跪拜。然後，我們也相繼禮佛，我記住昨日明聖法師在淨寺對我的開示，拜佛時要默誦「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

拜佛後，導師沒有再去別處，轉身就往外走。導師一定憶起，1936年11月6日，他在靈隱寺禮見太虛大師，聽虛大師講《仁王護國般若經》。今日重來，物是人非，古寺完全失去幽靜莊嚴的氛圍。

這樣的事，10天前也發生過一次。導師住宿在普陀山息來山莊，明聖法師等推著他外邊走走，想賞賞海島風景。可是，山莊外整條道路上，

都是賣魚湯的，空氣中散發出一陣陣腥味，只走了一小段路，就回頭歸來。導師說，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普陀山是海天佛國，過去這裡很素淨的。

我們推著輪椅去出口處，寺內的不少遊人從導師進入寺內那一刻起，就一直關注著，向導師擁來，人越聚越多，圍成一個不小的圈子。明聖法師踮起腳跟頻頻揮手，提高了嗓門喊著：「沒事，沒事，這裡沒有什麼事……」我也幫著呼喊，好一會兒，圍觀的人群才散去。

導師出行，素來不喜事先張羅，這次靈隱禮佛，就這樣悄悄地來，悄悄地去，連寺院長老也沒有事先通知。到了這樣的高齡，身體衰弱多病，導師依然寧可自己不方便，也不願意驚動他人。

靠近出口處的左側，有一片屋陰處，導師就在輪椅中稍歇。

明聖法師說起前些日子的事，導師訪問早年求學講學的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時，坐著黃包車到了寺院大門前，突然鳴鐘擊鼓，住持妙湛老法師親到山門，與佛學院師生列隊迎接。原來，廈門同安縣梵天寺厚學法

師透露消息。導師感慨萬千，情不自禁地說：「此次故地重遊，將是我一生中不可思議的因緣。」並為南普陀寺題詞：「感三寶深恩，重來此地，見一片光明，喜樂無量。」事後，導師特地關照，後面行程要注意保密，告訴住宿飯店，不要擅自將名單外洩。

在剃度出家的道場普陀山福泉庵（現名福泉禪林）禮祖，導師向佛學院學生隨緣略作開示：「為佛法而學，不作世間學問想；自淨其心，利濟人群。」雖沒有幾句話，可導師自 66 歲大病以後，從不講經，這是難得的因緣。明聖法師講到這裡，又說了一件趣事，導師在福泉庵禮佛時，僧人又撞鐘，又列隊，而明聖法師等從旁邊進入。導師漸近佛前，發現自己朝拜的衣服放在明聖法師處，立即回頭一顧。這時，隨行的幾位法師、居士都高興呀，說：「師父這一回頭，是對我們的關顧，很少遇見，我們是多麼地幸運！」

明聖法師說，導師一生好靜，出家後沉浸在佛法的喜悅之中。為了減少打擾，他的名片上連電話號碼也省去，只印一個住址：華雨精舍，臺灣台中縣太平鄉新光村中興街 49 號；一個名字：印順。這張名片，我也

藏有一張。另外，我還藏有一張導師的名片，沒有名字，只有地址，上面是中文：華雨精舍，中華民國臺灣台中縣太平市新光里振英街 87 號；下面是英文與電話號碼：HUA YÜ VIHARA. NO. 87, CHEN YING ST., HSIN KUAN VILLAGE, T'AI P'ING CITY, TAICHUNG COUNTY, TAIWAN, R.O.C. TEL: (04)3957851; FAX: (04)3954355. 這兩張文字簡潔的名片，是導師夾在來信中寄我的，我藏在一本相冊之中，成了珍貴的回憶。

導師天性好靜，出門時反對前呼後擁，講究排場；其實，這樣可以少幾分束縛，超然物外，得菩薩的大自在。明聖法師述說：這次大陸之行，導師出門前一天才告訴大家，精舍的人見我一連幾個晚上在整理行李，還以為要去別處靜養呢。即使這樣，還是有不少信徒知道此事，許多醫生、護士等要隨從奉侍，但導師一概不允。假如導師早一些日子宣佈，允許別人隨侍，不知會有多少人跟隨著來大陸。1989 年，星雲大師來大陸訪問，隨行者有 500 多人。

導師養了一會神，我們重到他的輪椅旁。他以深邃的目光朝四周掃了一掃：「你們看，這寺院內的堂舍，全是賣物品的，商店這麼多，簡直成

了一個市場。如此商業化，還像一座古寺嗎？這種情況很不好，佛寺是莊嚴的淨土，一定要講佛法，不能為了賺錢而不顧佛法。」

返回時，我們請計程車師傅沿著西湖兜一下，讓導師舊地重遊。

車子馳過岳墳右側，導師望著一條山路：「從這條路上去，不遠處有一香山洞，我曾在那裡住過一些日子，想籌辦佛教圖書館……」

香山洞是西湖景點之一，在棲霞嶺下，洞旁築有香山精舍（又名香山庵）。1948 年，導師在那裡負責創辦西湖佛教圖書館，在《緣起》中，導師略述：「佛教盛於東南，而西湖擅東南風物之美，剡竿相望，善信雲集，晉唐以來，素為佛教勝地。今擬設佛教圖書館於西湖之濱，藉湖山之嚴淨，助發性海之輝光，宜為諸方碩德名賢所稱善。」後來，圖書館因時局變化而中止。

2000 年前後，為了卻宿願，我與一友人去尋訪西湖香山洞。那個下午，就在香山洞那地方尋訪香山洞，卻無人知道香山洞。幸遇一位老太太，才瞭解實情，香山精舍早已拆去，舊址建造了西湖區政府第一招待所。當時，政府招待所不是一般人能隨便

進出的，服務台幾位小姐不知舊事，只知道招待所後面有個香山洞，費了一番口舌，才讓我們進去。香山洞被一人高的鐵柵欄圍著，不能入內，地面丟滿磚石垃圾，很煞風景。站在柵欄邊，我肅立沉思：導師當年肯定經常於此散步，藉棲霞山色、西子湖光以養佛心。在香山洞前，我留下一影，神情恭肅。歸來將照片配了一個小鏡框，一直置於書房內書架上，我自己喜歡鏡框裡的自己，更喜歡導師住過的地方。

經曲院風荷、白堤，車子馳過西泠橋北端南齊蘇小小墓亭——慕才亭。師傅說：這亭子是新建的，蘇小小墓早已毀掉。1964年12月2日，孤山、西泠一帶歷代墓葬及13處墓碑、墓亭、牌坊等遺跡一夜間被平毀，蘇小小墓也在其中。導師聞說，覺得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沿著西湖轉了一轉，有時車子略略一停，觀賞湖光。導師說，過去的湖水淺淺的，明淨的，清澈的，現在的湖水很混濁，一切都變了……

計程車返回飯店，才9時30分。自出發至歸來，靈隱寺禮佛與環西湖之遊，僅僅一個小時。

下午2時30分，明聖、性滢法師等去遊覽黃龍洞景區，我們留在飯店。

今日，導師給我們講張谷兜張家的舊事。張家是當地名門望族，房屋建築面積很大，屬於莊園式的住宅，裡面有池塘、假山、亭子等等，後來漸漸衰落。導師小時候，還留有不少的過去的印跡，從中可以窺知當年的興盛繁華。導師說，張谷兜的一些地名，原來只是張家住宅內的一個住所名。述說著張家祖上的往事，母親、舅舅還有一些印象，三人說說笑笑，非常開心。我每年春節都去堂舅家拜年，也還留存一點痕跡，可茂榮茂鑫倆除了婚喪之事，通常不去祖居，因此對導師說的如煙舊事，興致淡淡的。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裡，導師家的老宅頗有格局，七間房子，用料考究，寬敞氣派，大樑、頂樑柱很粗，東廂房還在，西廂房已坍塌，只剩下一地亂磚瓦。老宅的前面，有好幾幢馬頭牆的大房子，都是好幾進深的。老宅的後邊，東西向一條小河，往東流去，向南拐了一個彎，流到導師家老宅的東側，那裡有一個石埠，幾塊青石板鋪成，可以淘米、洗菜、洗衣等。在小河與老宅之間一大片空曠的土地上，都是亂石頭，碎磚頭，破瓦片，滿目荒涼，想來是張家祖上老住宅的廢墟。有時，我四處隨便走走，所見皆是斷垣殘壁，斷梁朽木……

後來，導師家的老宅拆了造，造了拆，幾個循環下來，印象就淡化模糊了。但是，老宅邊的那條小河，至今猶在。記得那個石埠東岸的桑樹地裡，有個小小的墳堆，路人一般不會注意。很小的時候去做客，母親指著墳堆悄悄對我說，這是外婆的墳，你拜拜！以後，每次去做客，我總是找個機會呆在桑園裡的小墳旁，默默地，繞著墳堆轉上幾圈。在那個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拜死人要被活人譏諷嘲笑的，甚而被教育被批判，這兒沒人，我可放心地拜上幾拜。在張谷兜，這是我記憶生根的一小塊土地。農村平整土地，外婆的小墳堆被鏟平了。母親說，外婆的骨殖剛開始移到小河北岸的荒野裡，後來母親再去那裡，就尋不到蹤跡了。

在蘆家灣一帶，流傳著一個行善積德的故事及“張家一隻斗，斗裡有花頭”的俚語。張谷兜張家是當地首富，良田眾多，按慣例，每年秋收季節派人挨家挨戶向佃戶收租。有一年，老天不保佑，糧食歉收，佃戶度日艱難，張家老爺沒有派人上門收租，而是要佃戶來張府交納租糧。佃戶挑著租糧陸續前來，可是，交了租，糧袋裡還留著許多糧食，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才知道，張家老爺見今年是個小荒年，佃戶家中生活困難，就把收租的標準斗換成小斗。這樣，佃

戶交過租，家裡仍有餘糧，可以度過饑荒，心裡也踏實了。張家用小斗收租的故事四處傳揚，佃戶們編了上面的俚語。

明日一早，導師就要離開杭州了。臨別前夜，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傷感，舅舅強忍於心，沒有出聲，母親的眼圈又紅紅的，淚汪汪的樣子，導師婉言勸慰。

「金娥，你以後要少一點憂愁，不要老是想著過去，想著將來，只要管好現在就可以了。有空的時候就念佛、念阿彌陀經，念佛時要一心不亂，口到，眼到，耳到，心到。」導師又重複著昨日說過的話，「你性子一定不要急，要少管下一代，減少煩惱，每天開開心心的。」

相聚的最後一個夜晚，導師最後說的幾句話始終銘刻在我的記憶中：「明日不要送我們到飛機場了，到了機場，我們在裡邊，你們在外邊，互相之間心裡難受，沒有什麼意思。因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的，有聚就有散，只要大家安好就好了。」

9月26日，農曆八月廿一 第一次與導師共餐，離別

21日下午1時，與印順導師相見，今日早晨就要相別，相聚不足5天。這

些日子，普普通通的，平平常常的，卻是難以抹去的記憶。昨夜睡不著覺，思緒紛雜，心念萬端。靜夜裡，耳邊是母親在床頭輾轉的瑟瑟聲，眼前浮現出導師的一個個特寫鏡頭：海寧賓館裡山清水秀的第一印象，坐在紫薇橋上輪椅裡的懷舊，尋訪開智學堂舊址的惆悵，斜路裡階沿石上的遠眺，笑談“薑汁袖”的飄逸，靈隱寺大雄寶殿禮佛的虔誠，講述張谷兜故事時對故土的留戀……

5時，母親起床了，我也跟著起來。打開門悄悄走到導師的房間外，見門縫裡亮著燈，已有聲音，我就帶著母親過去。

導師在沙發上坐著，明聖法師在一側誦經做早課，性澄法師、達聞法師倆在閒談。一路上，達聞法師因為要護理導師的身體，與我接觸最少。這時，法師打我招呼，便過去一起聊聊，說到這次大陸之行，法師說導師這樣的高齡，衰弱多病，出發時心理負擔挺重，怕護理不周，現在看來，20多天的大陸之行一帆風順，平安吉祥，全仗佛菩薩庇護。法師要送我一瓶萬應止痛膏，我婉拒，法師執意相贈：「如不厭棄，您收下吧，一點小東西。」我不好意思辜負別人好意，再三致謝！像這樣的止痛膏，大陸藥店裡買不到，很珍罕的。

又與性澄法師聊一會，法師負責導師著作的編輯出版，希望有緣時多寄幾冊導師的書給我；因為導師著作在大陸還沒有出版，兩岸之間書籍郵寄極不方便，常常會弄丟。

明聖法師做完了功課，與我一道去我們的房間看一下，有沒有遺忘的東西，見行李已收拾好，被子疊得很整齊，就沒說什麼，取出一張10元的人民幣，放在枕頭底下。在黃龍飯店這幾天，法師每天早上都過來一下，在枕頭底下塞了10元錢，說是給服務小姐的小費。“小費”一詞，我還只是在書本上見到，生活中尚未經歷過。不過，總覺得每天給10元錢小費，未免太奢侈了，10元錢在我的眼中不是一個小數，我每天的工資還不足20元呀。

我們又圍在導師的周圍，互囑珍重。導師慈祥地看著我們，心情平和安靜，只是重複著昨晚說過的話。有聚必有散，無論親人、知己、同事，都沒有例外；況且，生離死別，這是人世間的常態，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避的。

「老師父，我真想不到……」母親緊傍著導師，無意識地模仿著他說話的聲調，拖得長長的，內中夾雜著一種即將別離的傷感之情，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她這樣的聲調。

離別的倒計時開始了。

導師一行購的飛機票是杭州笕橋機場 9 時 30 分的班機，去機場打的尚需時間約 1 個小時，還有候機手續等等。

6 時 30 分，我們將所有行李帶上，前往餐廳。

這一次早餐，導師陪同我們一起用餐，大家都很高興。以往用餐，導師都是一人在旅館房間裡，每頓吃的都是稀飯、豆腐，有時加點青菜。

早餐泡了兩壺茶，一壺是明聖法師臺灣帶來的烏龍茶，一壺是飯店裡的紅茶。早飯也多加了兩個品種：春捲、豆沙包。

明聖法師斟茶，給我們喝烏龍茶，他們自己喝紅茶。實實在在說，我從來品不出茶葉的味道，這烏龍茶，簡直與我小時候因家裡窮而喝幾角錢 1 斤的茶末相差無幾。可是，法師的一片厚情，令人感動。一起用著早餐，沒有多說話，畢竟是離別的時刻越來越近了，心情不一樣。導師一臉慈祥，叫我們「多吃一點」、「多吃一點」……

我注意著導師的用餐，仍然只是

半碗多一點稀飯（飯店的碗比他自用的要大一點），另外只嚐了一點藕粉卷子。

這次用餐，是第一次與導師共餐，又是最後一次與導師共餐，也是唯一的一次與導師共餐。

或問這次用餐有什麼樣的感覺？我的回答：甜蜜蜜的、暖洋洋的，並且永存於心。或許，這與當年大陸流行臺灣鄧麗君的歌曲有關，一曲《甜蜜蜜》，傾倒了多少大陸人。在臺灣鄧麗君紀念館參觀時，大廳裡響起《甜蜜蜜》的歌聲，我憶起了與導師共餐的暖意。我曾一度將這首樂曲設為手機的鈴聲，2013 年春，去洛陽觀賞牡丹，隨緣參訪開封鐵塔寺，就在高聳入雲的鐵塔四周徘徊的時候，響起電話鈴聲《甜蜜蜜》，我又一次沉浸在與導師共餐的回憶裡。1946 年抗戰勝利，導師與弟子們從內地回江南，在鐵塔寺與開封佛學社，因旅途勞累而病倒了，他一人留下養病。我心想，這就是因緣。

在海寧時，明聖法師曾送我一條薄薄的山灰色空調被、一個深棕色牛津包，並說這是導師的意思。法師怕我不肯收下，說被子在北京那邊天冷有用，到了南方天氣暖和，導師用不著了，帶著反而成了累贅。想到是導師用過的被子，我喜歡不止，還想沾點佛氣，就爽

快地收下了。這牛津包式樣新穎，製作精良，我不肯收下，推卻著，但法師一定要我拿著。那條空調被，我使用過一段日子，蓋著感覺格外溫暖貼身；那個牛津包，出差時背在肩上，還吸引了一些同事朋友的眼球，投之以羨慕的目光。不久，一個念頭滋生：我這個人怎麼如此沒有腦子的，這空調被與牛津包是導師使用過的物品，已非尋常之物，應該珍藏起來。於是，將空調被折疊成一個方塊，放在牛津包裡，藏在大衣櫃的上層，每隔一段時間，取出來在陽臺上曬曬太陽。

大約 7 時多一點，早餐畢，至飯店大堂。

計程車到了，我們送導師一行去機場。離別的時候，又能說些什麼呢？導師早說過了，聚散無常，不要傷感。車子移動了，我們互相揮手告別；車子開走了，我們還是默立著、默立著……

記得我對導師說的最後一句話：「師父多保重，隔幾年再來大陸，我們再相會！」

尾聲：身心清淨就自在了

「子康，師父什麼時候再來看我們呀？」母親時常這樣問我。可是，

與印順導師相聚得憑因緣呀，而因緣這東西又怎麼能預測呢？當然，在給導師的信裡，我時常轉達母親的意思。

導師 1997 年 2 月 18 日給我的信裡說：「我的身體，比前年相見時差多了，老化是免不了的。如身體還可以支持，希望能在七八月間再來一晤。但歲月不饒人，現在是不能決定的。」3 月下旬，導師跌跤骨裂，入住臺北榮總醫院治療，至 5 月才出院。於是，“七八月間再來一晤”的因緣就消散了。

1999 年 12 月 22 日，西山惠力寺修復並正式開放，導師發來賀電：「西山惠力寺擇日開放，古寺重輝，社會人民之大幸也。印順未能參與盛典，為歉！專此奉電敬賀，聊表微忱。1999 年 12 月 19 日。」

2003 年 12 月 28 日，東山智標塔重建工程舉行奠基儀式，導師發來賀電：「智德重輝。印順敬賀，2003 年 12 月 24 日。」

2005 年 6 月 4 日，得性澄法師電話，導師於上午 10 時 07 分在臺灣花蓮慈濟醫院捨報圓寂。悲戚之餘，請性澄法師代為我們世俗眷屬敬獻輓幛“永懷慈恩”。

一個月前，史山禪寺舉辦“壬寅滿月·中秋普茶會”。一到寺院，還有一點時間，我就先去印順導師紀念館、印順導師圖書館巡禮一番。在圖書館裡，我靜立於導師法身舍利（著作）面前，攝受著佛法的大歡喜。

史山禪寺在硤石鎮北的史山上，規模雄偉恢弘。寺院內有印順導師紀念館、印順導師圖書館。紀念館三層，裝修已完成，布展尚在進行之中。圖書館去年春日開始開放，藏書近2萬冊，以收藏印順導師的佛學著作為主，兼顧教內外對導師佛學思想研究的著作、論文、影音、光碟等，並延伸至導師研究過的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原典等領域。因為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圖書館尚未舉行開館典禮，臺灣福嚴佛學院院長釋長慈題寫的“印順導師圖書館”匾額也未掛上。

普茶會開始了，史山禪寺住持通正法師陪著我們，一起品茶，賞月，聽琴，禪思。靜下來，再靜下來，去雜念，去我執，養菩提心。坐在普通的單人木頭小方凳上，卻有著閑坐斜路裡那條階沿石上的清淨恬靜，感恩三寶的護念庇佑！

玉宇澄碧，一輪圓月斜掛在天王殿的飛簷邊，朗照塵世。這時，琴臺上的大螢幕上，播出1998年4月5日印順導師開示的錄影。93歲高齡的導師，依然是當年在故鄉時的山清水秀，慈祥的微笑的神態，洪亮的緩慢的聲調。錄影即將結束時，導師伸手摸了幾下自己的右眉，略作思索，一邊開示著，一邊做了一個“向佛道一天一天地前進”的手勢，舉止自然平易，一位平凡而可敬的高僧。

在人間，人間佛教的播種者印順導師的開示，洗滌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

我們作個佛弟子，要發菩提心。最主要的，學佛的人要反省自己，不要我要這樣，我講的都對的，我想的都對的，一切都是這樣，那就不對了；一方面，要關懷別人，對於無論是自己的家庭裡也好，做事的同事也好，乃至於我們國家的同胞、全體的人類也好，都要關懷，都要用一種慈悲心來關懷。這樣子，自己的身心一天一天地清淨，清淨就自在了；一方面，利益眾生。學佛的人，應該這個樣子的，向佛道一天一天地前進！

於2022年浴佛節至丹桂飄香之時，斷斷續續撰畢

112

福嚴佛學院 大學部招生

112學年度 大學部招生報考最新訊息

報名採書面報名方式，詳細訊息請上本院網站「招生訊息」：<https://www.fuyan.org.tw>



更多資訊請利用QR Code查詢

招生學制：二年制短期大學部（採學分制）。
四年制大學部（採學分制）。
※本次招收大學部二年級插班生（2023年9月入學）。

報名日期：即日起向福嚴佛學院報名。

考試日期：書面資料審核通過後，將另行通知。

為自己建造一座法身慧命的「法華園」

文／恆慚愧

轉眼間，出家已邁入第 x 個年頭。在過去幾年，經歷過種種磨練，許多世俗的想法，逐漸捨棄，如恩師所謂「破邪而後顯正」；亦欣慰地見到自己的道心愈發堅固，不知不覺中，對「修行」也多了一丁點方向與體會。

2022 年夏安居期間，在開仁法師主講的僧伽教育課程「好自端嚴」中，有此妙喻：出家人的法身慧命，猶如一座花園，而自己就是那菩提園丁，任憑一己播種耕耘。這譬喻在末學的心湖中激起陣陣漣漪——的確，這園子的荒蕪蕭瑟在己，綠意盎然也在己；維持半畝方塘是己，橫拓滿山遍野亦是己……所有的規劃，從格局、設計、擇種、澆灌等打理與照料，乃至日後與外界的連結，端賴一己之信、願、行。當聽聞法師所提的「花園喻」時，欣喜地發現正好與近來所修持的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還得從數年前的一場開示說起。

記得 2018 年，惠敏大長老曾在一場開示中提到應將「恭敬」修成一門「絕學」。當時長老說：常聽小說中，武林中人自稱得到甚麼祕笈，便將某項武功練成一門絕學——我們一生中，如果能選擇一法，修練成自己的一門絕學，那麼「恭敬」應當是首選。幾年來，這句話常在末學腦中打轉，熱度一來想著它幾天，熱度退了就又忘卻了。原因無他——說來真是汗顏，只因「恭敬心」對自己太陌生，既未曾真正透徹地認識它，更遑論實踐之！

然而，就在 2021/2022 交際之時，末學毅然發起勇猛心，決意要像長老說的那樣，「將恭敬修練成自己的一門絕學」。可究竟如何才是有「恭敬心」？於是便從生活各個面向、各種細節中，不斷地思惟、揣摩，在行住坐臥、根境相對之時，時刻憶念著「何謂恭敬」、「如何恭敬」。幾經時日，發現「恭敬」不僅只是表面的禮儀，而是內心深層善法的體現，其用可深可廣；更發覺「恭敬」可引發其他諸多善法、削弱種種惡法。雖遠不足稱「已」將恭敬修成一門絕學，但很快地便能感受到其功德利益；經過半年的修習，更覺煩惱愈減，心漸調柔，適於作業——箇中法味，非三言兩語可盡數之，唯待修持者切身體驗，親飲甘露！

「恭敬心」的確是力量強大的善法。例如，在禪修前轉起此心：恭敬一切眾善緣和合，得此色身與寶貴時段可以禪修，一旦落入掉舉，旋即將注意力拉回所緣。「恭敬」令心無比調柔，對貪的所緣轉起恭敬，便可漸除染著；對瞋的所緣轉起恭敬，便見瞋惱益減。其實一切所緣，不論有情無情，皆有值得恭敬之處，只

待我等以慧眼識之。若因無明所蔽，而暫時無法看見所緣的可恭敬處，末學就恭敬「此緣性」。有因有緣世間集，當下的瞋所緣會令自己起瞋，是因為種種宿世今生的因緣而導致——對方是因緣下的產物；而一介凡夫的自己，不也是由於種種因緣，尚未跳脫無明故而起瞋；若造成瞋所緣之眾緣散滅，或自己修養提升，先前所起的「瞋」，亦自隨之消滅——「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佛所說的「此緣性」，真實不虛！如此一來，專注的所緣轉為「此緣性」，對「此緣性」轉起恭敬，即是轉起智慧，瞋之惡法便自消泯，無為而為。

親踐者當可體會到：恭敬一切所緣對境，無論有情無情，內心的善法將不斷生起，惡法自無法乘隙而入；且愈是徹底實踐，愈深見其功德利益，因而更增信念，此心愈發牢不可摧——於是乎，在這法身慧命的園子裡，末學所栽種的第一棵樹，正是「恭敬」。

然而，「恭敬」，僅只是第一棵樹！近來正巧接觸到美國建國國父

之一的富蘭克林¹自傳。這位世界級的偉人，不但世間的成就非凡，更致力於自身的品德修養。二十出頭的他，便立志希望一生不犯過錯，並為自己訂下所謂的「十三週計畫」，列出十三項美德：節制、緘默、秩序、決心、節儉、勤奮、誠懇、正義、中道、清潔、平靜、貞潔和謙遜。在這計畫中，他將每一項，依次一週一週力行實踐，因為他體會到，修養完美的人格，不該奢求一蹴可幾，而應周而復始，不斷複習、深入。當讀至此，不禁由衷讚嘆，更深自慚愧——一位在家的非佛教徒，在人生剛起步的階段，便如此明覺利根，以四正勤鞭策自我；反觀自己，中年才出家學佛，蹉跎了許多歲月，豈不更應急起直追，矢志效法？

適逢近來因「恭敬心」的修持，

而感受到諸多功德利益，故靈光頓現：何不如法炮製，將「花園喻」與「十三週計畫」的行持軌則結合，列出種種出家修行者該有的德行，應機增補，依次將每一項實踐數週數月，於生活中在在處處，徹底落實，由淺至深，由深而廣？如此一來，首先致力將「恭敬」修成絕學，以此絕技，栽下一棵棵恭敬之樹，其他諸多善法亦復如是，周而復始，終此一生，建造出自己法身慧命的…且稱之為「法華園」吧——充滿眾妙善法之花園！願令這座園子，假以時日，再無頑石雜草，而是處處遍種恭敬樹、灑慈悲種，植般若花，更闢中捨徑、鑿奉獻池、建隨喜亭、造止觀橋……再願這滿園的善法花香，廣施予人，終令近悅遠來。三願這點滴積累的功德利益，為定慧紮下穩固的基礎，讓末學得以在利他中，完成自利。🙏

1、富蘭克林不但是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科學家、發明家，還是出版商、印刷商、新聞記者、作家、鐵匠、音樂家、慈善家。

2023年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中觀今論 下

闡揚印順導師思想，推展人間佛教，導引正見，啟發正信，進而「淨化身心、利濟人群」，向於佛道，護持正法。

六
2/25
高雄

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58號9樓
(07)224-7705 (接聽時間：14:00-21:30)

講師 長慈法師、圓波法師、圓悟法師、貫藏法師

講義 會場發送，人手一份。
講義下載：<https://www.fuyan.org.tw/news/yinshun.html>

日
3/26
台北

慧日講堂【實體+直播】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36號
(02)2771-1417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https://www.fuyan.org.tw/news/yinshun.html>
前往各場次或電話報名。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網路報名



講義下載



Youtube直播
僅「台北」場

時間	內容	主講
08:00-08:40	報到	
08:40-08:50	開幕式 主持：高雄 / 呂勝強老師，台北 / 會藏法師	
08:50-10:10	Part 1：第九章 現象與實性之中道	圓波法師
10:10-10:30	茶點時間	
10:30-11:50	Part 2：第十章 談二諦	長慈法師
11:40-13:30	午 齋	
13:30-14:50	Part 3：第十一章 中道之實踐	貫藏法師
14:50-15:10	茶點時間	
15:10-16:30	Part 4：第十二章 空宗與有宗	圓悟法師
16:30-17:10	綜合討論 & 閉幕式	

※ 議程若有異動，請以「福嚴佛學院」網站公告為準 <https://www.fuyan.org.tw/news/yinshun.html>

◆ Youtube直播(03.26)：福嚴推廣教育班、「福嚴」Youtube頻道 (<https://bit.ly/324c9uy>)
◆ 主辦單位：福嚴佛學院、慧日講堂、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
◆ 協辦單位：印順文教基金會、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佛教青年會

梵語佛典教學與學習之心得筆記

文／常精進

《中論》「二諦」教學之觀行與義理解析（二）

在上一期的《會訊》中，筆者概述了與二諦義有關之《中論》〈觀四諦品〉第八至第十一頌的內容，並討論了第十頌中之“*vyavahāra*”一語的相關意義。這一期，將聚焦於月稱《明句論》對第八頌的註釋說明，特別是關「世間世俗諦」中之「世間」一語的意義。在〈觀四諦品〉第八頌的註釋說明中，月稱首先以散文的形式說明整個偈頌的文意，並解釋了「世間世俗諦」（*lokasaṃvṛtisatya*）一詞中「世間」（*loka*）在此中的意義為何，內容如下：

*iha hi bhagavatām buddhānām
satyadvayam āśritya
dharmadeśanā pravartate.
katamat satyadvayam?
lokasaṃvṛtisatyam ca
paramārthasatyam ca. tatra:
skandhātmā loka ākhyātas, tatra
loko hi niśrītaḥ.*

*iti vacanāt pañca skandhān
upādāya prajñāpyamānaḥ
pudgalo “loka” ity ucyate.*

(*Prasannapadā* [ed. de la Vallée Poussin 1913] 492.6–9)

以下將先對偈頌中的語詞進行解析。

關於上述引文之重要字詞的分析與說明如下：

iha：不變化詞，此處可理解為「在此」、「此中」。

hi：不變化詞，此處可理解為表強調之意。

bhagavatām：詞幹為 *bhagavat*，漢譯佛典通常譯為「世尊」；*bhagavatām* 為 *bhagavat* 之複數屬格形。

buddhānām：詞幹為 *buddha*，漢譯佛典通常音譯為「佛」；*buddhānām* 為 *buddha* 之複數屬格形。

satyadvayam：此為 *satya*（諦）與 *dvaya*（二）之複合詞，意為「二諦」；中性單數業格。

āśritya：*ā-√śri+tya*（絕對分詞，參考《梵初》§304, p. 100 & §306.2, p. 101）

dharmadeśanā：此為 *dharma* 與 *deśanā* 合在一起的複合詞，可理解為「法的教導」，陰性、單數、主格。此中，*dharma* 之動詞詞根為 *√dhr*，其基本字義有

「保持」、「擁有」等意思；
deśanā 之動詞詞根為√*diś*，其基本字義有「指出」、「顯示」等意思。

pravartate：動詞*pra-*√*vrt*之現在時第三人稱單數形，字面文義為「生起」、「出現」，此處可理解為「顯現」。

katamat：疑問代詞，意為「什麼」；中性單數主格。

satyadvayam：此為*satya*（諦）與*dvaya*（二）合在一起之複合詞，意為「二諦」；中性單數主格。

lokasaṃvṛtisatyam：此為*loka*（世間）、*saṃvṛti*（世俗）及*satya*（真實）合在一起的複合詞，可理解為「世間世俗之真實」；整個語詞可理解為中性、單數、主格；關於*saṃvṛti*一語，月稱論師提示了幾種在實際應用上或修行上之不同面向的意義，往後幾期中將對此不同之意義作進一步的討論。

ca：不變化詞，相當於英文的连接詞“and”。

paramārthasatyam：此為*parama*與*artha*及*satya*合在一起的複合詞，整個複合詞可理解為「第一義之諦」或「第一義之真實」。

tatra：不變化詞，此處可理解為「在此」、「此中」。

skandhātmā：此為*skandha*（蘊）

與*ātman*（體性）合在一起的複合詞，*skandhātman*可理解為持業釋複合詞，即「以蘊為體性」，並且整個複合詞轉為有財釋，意為「以蘊為體性的」；*skandhātmā*為*skandhātman*之單數主格形。

loka：陽性單數主格名詞，意為「世間」。

ākhyātas：ā-√*khyā*之過去被動分詞，陽性單數主格。

tatra：不變化詞，此處可理解為代詞*tad*之處格的意思，在此或可理解為指涉前面一句所提到的*skandhātmā*。

loko：陽性單數主格名詞，意為「世間」。

hi：不變化詞，表達接下來之句子為之前所說明之內容的原因。

niśritaḥ：ni-√*śri*之過去被動分詞，意為「依於」，陽性單數主格。

iti：不變化詞，此處可理解為「因此」。

vacanāt：√*vac* + *ana* 所形成之動作性名詞，在此意為「教說」。

pañca：數字五。

skandhān：為*skandha*之複數業格形。

upādāya：upa-ā-√*dā*之絕對分詞，在此意為「依於」。

prajñāpyamānaḥ：pra-√*jñā*之使役形、為自言的現在分詞，陽性單數主格。

pudgalo：漢譯佛典常音譯為「補特伽羅」，意為人類，或有情。

loka：：陽性單數主格名詞，意為「世間」。

ity：引文的下引號。

ucyate：√*vac*之被動態現在時動詞，第三人稱單數。

依據上述之字詞分析，上文之梵語文句可理解如下：

*iha hi bhagavatām buddhānām
satyadvayam āśritya
dharmadeśanā pravartate.
katamat satyadvayam?
lokasaṃvṛtisatyam ca
paramārthasatyam ca. tatra:
skandhātmā loka ākhyātas, tatra
loko hi niśritaḥ.
iti vacanāt pañca skandhān
upādāya prajñāpyamānaḥ
pudgalo “loka” ity ucyate.*

此中，諸佛世尊之法的教導依二諦而顯。什麼是二諦？世間世俗諦與第一義諦。此中：「世間被說為是具有以蘊為體性的，因為世間依於彼。」

因此，因(上述之)說明，依於五蘊而被施設的補特伽羅被說為是「世間」。

在這段註釋說明文字中，「此中，諸佛世尊之法的教導依二諦而顯。什麼是二諦？世間世俗諦與第一義諦」這一大句的意義，是說明整個偈頌「依於二諦而有諸佛之法的教導：世間世俗諦與源於勝義之諦」的文義。偈頌中之“*satyaṃ ca paramārthataḥ*”（源於勝義之諦）的註釋文字為“*paramārthasatyam ca*”（勝義諦）。一般所常見的「勝義諦」一語，主要是對應“*paramārthasatyam*”這一梵語詞。如《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2〈6分別賢聖品〉云：「諦有二種，一世俗諦、二勝義諦。」¹其對應之梵語文句為“*dve api satye saṃvṛtisatyam paramārthasatyam ca*”（又，有二諦：世俗諦，勝義諦）。而偈頌中之“*satyaṃ ca paramārthataḥ*”（源於勝義之諦）之文字形式，似乎提示了「勝義諦」一語的深細意義，即意味著此中之真諦是從勝義而來，或是從勝義境界中之體悟而來，並非是一般凡夫所能確實了知的道理。²

1、CBETA 2022.Q4, T29, no. 1558, p. 116b11-12。《俱舍論》其他處之用例，如：《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2〈6分別賢聖品〉：「若物異此，名勝義諦。（CBETA 2022.Q4, T29, no. 1558, p. 116b21-22）」對應之梵語文句為“*ato 'nyathā paramārthasatyam*”；《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2〈6分別賢聖品〉：「依勝義理說有色等是實非虛，名勝義諦。（CBETA 2022.Q4, T29, no. 1558, p. 116b25-26）」對應之梵語文句為“*etat paramārthena bhāvāt paramārthasatyam*”。

2、導師在其著作中亦有相當的詮釋，如《成佛之道》（增注本），pp.341-342：「這究竟真相，名為勝義諦，因為是特殊體驗的境地，而是聖者所公認的。」以及《空之探究》，p.258：「諦是不顛倒的意思。第一義諦（*paramārtha-satya*）——勝義諦，是聖者所知的真實義（*tattva*）。」

關於「世間世俗諦」一語之「世間」一詞的意義，月稱的註釋內容指出：「世間被說為是具有以蘊為體性的，因為世間依於彼。」此中之「世間依於彼」的「彼」，可理解為指涉前一句中之“*skandhātmā*”，完整的陳述為「世間依於以蘊為體之法」。由此，整句可理解為：「世間」即是以五蘊為體之法。換言之，此處所說的世間，所指涉的是有情的身心，而非指器世間。值得注意的是，此一以有情的五蘊身心為世間的說明內容，若是依據 Poussin 的校訂本所示，是以獨立引文，並且是縮排的方式呈現，這意味著此一校訂本的編輯者依據寫本或其他因素，判斷此處之文句為月稱引述其他經論或他人的說法。以五蘊身心為世間的說法，印順導師在《性空學探源》指出《阿含經》中已有此說：

……「世間」，可以包括根身與境界；我則單是身心相續的生命。……《雜阿含》二三〇經約六處來安立世間；第三七經又謂：「色（五蘊）無常苦變易法，是名世間世間法」，另約五蘊來安立世間法。（p. 62）

在這段引文中，導師指出，《阿含經》中有以六處為世間的說法，亦有以五蘊為世間的說法。然而，就經文本身的內容來說，似乎並沒有很明確的文字陳述說明世間即是五

蘊或五蘊即是世間。依據經文所提示的陳述內容來看，似乎僅只提示了出五蘊與世間有密切的關聯性，如經說：「諸比丘！云何為世間世間法……？…色無常、苦、變易法，是名世間世間法；如是受、想、行、識，無常、苦，是世間世間法。」³此文句所說，明確地提到「五蘊」是「無常、苦、變易法，是名世間世間法」，與「五蘊」對等的是「世間世間法」，因此或許只能說五蘊與世間有密切的關係。如此的內容，是否能理解為明確說明世間即是五蘊？這似乎無法明確得知。與「世間世間法」相對應之《相應部》經文作“*loke lokadhammo*”（「於世間中的世間法」或「關於世間的世間法」），《相應部注》對“*lokadhammo*”的解釋為：“*“lokadhammo”’ti khandhapañcakaṃ. tañhi lujjanasabhāvattā lokadhammoti vuccati.*”⁴（「世間法」，即是五蘊。因此，具散壞之事物特性的法被稱為「世間法」。）依《相應部注》的說明，「世間法」即是五蘊，此或可理解為相當於「世間」即是五蘊之意義。依此來看，導師認為此經有「世間」即是五蘊之意函，亦應有其道理。歸結上述之討論，假定導師的詮釋為真確，則不論是以五蘊為世間或是以六處為世間，應皆可以理解為：以有情身心為世間。

3、《雜阿含經》卷2，CBETA 2022.Q4, T02, no. 99, p. 8b29-c4。

4、關於《相應部注》之內容，參見：<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303t.tik0.xml>。

另外，《大智度論》亦提到以有情身心為世間之說法，如卷 47 云：

「能照一切世間三昧者，得是三昧故，能照三種世間：眾生世間、住處世間、五眾世間。」⁵類似的說法亦見於《大智度論》卷 70：

「神及世間」者，世間有三種：一者、五眾世間，二者、眾生世間，三者、國土世間。此中說二種世間：五眾世間、國土世間；眾生世間即是神。⁶

《大智度論》這二處所說，皆提到「五眾世間」、「眾生世間」，文字名稱完全一致，而卷 47 之「住處世間」應與卷 70 之「國土世間」相當。關於「五眾世間」與「眾生世間」二者之差別，依《大智度論》的解說，眾生世間即是「神」，此中所謂之「神」可以理解為以五蘊為依住處的「神我」；五眾世間則可理解為有情的身心。

關於佛典中「世間」一語的定義，有廣、狹之不同的說法。依印順導師在《佛法概論》所說，世間一語有四類的不同的意義，而這四類意義都是與有情身心相關連，其中之第二

項為：「假名有情為我，我所依住的稱為世間：所依的身心，名五蘊世間；所住的世間，名器世間。」⁷此一引文中所說之「所依的身心，名五蘊世間」與《明句論》所說之「依於五蘊而被施設的補特伽羅被說為是『世間』」的文義最為相近。

綜合上述種種關於「世間」之語義上的討論，《明句論》特別指出「依於五蘊而被施設的補特伽羅被說為是『世間』」之此一說法為引自其他經論對「世間」一語之說明，而在現存之《雜阿含經》、《相應部註》及《大智度論》等確實有以五蘊為世間之相當或相近的說法。若依導師的解說，《明句論》所謂「依於五蘊而被施設的補特伽羅被說為是『世間』」的意義，可理解為以有情的身心為世間。

關於第八詩頌所說之「世間世俗諦」中「世間」與「世俗」的關係為何？「世俗」一語的意義為何？這些問題的說明，將於後續的討論中解說。期待下一期再與大家分享梵語佛典之學習心得筆記！

5、參見：CBETA 2022.Q4, T25, no. 1509, p. 402a22-24。

6、參見：CBETA 2022.Q4, T25, no. 1509, p. 546b29-c3。

7、關於「世間」之四類定義，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 121：

有了有情，必有與有情相對的世間，如說：「我與世間」。有情與世間的含義，可以作廣狹不同的解說：

一、世是遷流轉變的意思，凡有時間的存在者，即落於世間。世間即一切的一切，有情也即是世間的。

二、假名有情為我，我所依住的稱為世間：所依的身心，名五蘊世間；所住的世間，名器世間。

三、有情含攝得五蘊的有情自體，身外非執取的自然界，稱為世間。

四、器世間為「有情業增上力」所成的，為有情存在的必然形態，如有色即有空。

所以雖差別而說為有情與世間，而實是有情的世間，總是從有情去說明世間。

溫故知新

活動回顧

- 09月 ▶ 09/07~09 福嚴佛學院 佛三（會藏法師 主持）。
- 12月 ▶ 12/03 福嚴佛學院 大悲懺法會（院內）。（照片參見 P.1）
- ▶ 12/11~17 福嚴佛學院 禪七（開恩法師指導）。（照片參見 P.1）
- ▶ 12/27~29 福嚴佛學院 校外參學（三天）。（照片參見 封底、P.81）
- 01月 ▶ 01/16 福嚴佛學院 19:00 結業式。

活動預告

- 02月 ▶ 02/19 福嚴佛學院 17:00 全院報到。
- ▶ 02/23~25 福嚴佛學院 佛三（會藏法師 主持）。
- ▶ 02/25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 高雄場—正信佛青會。
- ▶ 02/27 [1] 福嚴推廣教育班 第 45 期正式上課。
- [2] 慧日佛學班 第 34 期正式上課。
- 03月 ▶ 03/26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 台北場—慧日講堂。
- 04月 ▶ 04/05 福嚴精舍 清明法會（停課）。
- ▶ 04/09~15 福嚴佛學院 禪七（開恩法師指導）。
- ▶ 04/25~26 福嚴佛學院 校外參學。
- 05月 ▶ 05/06 福嚴、壹同聯合論文發表會。
- 06月 ▶ 06/11 福嚴佛學院 金剛法會。
- ▶ 06/29 福嚴佛學院 19:00 【第十一屆研究所畢業典禮暨結業式】。
- ▶ 06/30 福嚴佛學院 12:30 暑假開始。

福嚴佛學院校外參學心得

文 / 釋融澤

◎戒慎虔誠

常言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除了要汲取課本上的知識外，還得多到各地參訪，開拓視野，增廣見聞。這近兩三年來，台灣因為疫情關係，福嚴佛學院諸多行程及活動受影響，導致延期或是暫停舉辦。直至今年夏秋之際疫情稍微緩解，學院師長們在戒慎虔誠中，安排中部三日校外參學。雖然「參學」兩字感覺像姥姥坐大車、逛大街走馬看花。但是對學生而言，卻是提供了跨域尋根與學習的機會。11月15日一早從福嚴出發，甫駛出學院，車內傳來典座法師的聲音：「各位同學請注意，我們現在要經過的橋，名為『印順橋』！」頓時間，前方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彩虹拱形橋，遊覽車司機也放慢速度，讓我們細細觀察。原來在福嚴二樓大殿外望去，所見到的彩虹橋就是「印順橋」！

◎「印順橋」典故

若干年前，新竹市政府為了紀念緬懷一代佛教宗師——印順導師力行人間

佛教，將一座橋樑命名為「印順橋」。當時前新竹市市長林政則表示：「位於南大路 634 巷的『南松橋』狹窄而老舊，

於 2009 年 6 月擴建後，為感念佛光大師印順長老在新竹創辦福嚴精舍暨佛學院，培育佛教界僧侶、淨化人心，力行人間佛教『為佛教、為眾生』偉大行儀，故命名為『印順橋』。」

「佛法如橋，橋渡人過河」厚觀前院長曾表示：「橋在佛教中有特殊的意義。橋是渡河的工具，佛法也是幫助人渡生死之河——修習佛法，滅貪瞋癡，增長智慧；橋還有堅忍的特性，如佛法中的『六度』，提醒大家過橋時，要心存感恩，不要過河拆橋。」

行程第一天早上來到台中太平「華雨精舍」。師長領前引導學生們步入精舍，明聖法師及其他法師早於門口前迎接我們。對第一次來到精舍的大一同學，雖然早已耳聞「華雨精舍」，但能踏入導師曾經駐足的居所，備感熟悉又親切；經由明聖法師述說早年導師為法忘軀的精神，以及生活的點點滴滴，過

往的情景彷彿歷歷在目，肅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離去前，在門口與法師們合影，明聖法師一再鼓勵青年學子們：「既然有幸在福嚴就讀，依著導師的精神及院長、師長們的教誨，將佛法修習學以致用，多充實培養自己的資糧。」

◎「問世間，情不為何物」展覽

下午另一處非常特別的行程，來到台中美術館參觀展覽。為什麼會說此展覽是特別的行程呢？原因是有關於佛法「有情眾生」本性的追問，以及身心造作世間萬事萬象。

此展覽標題：「典故出自西元十二世紀詞人元好問的《雁丘詞》中膾炙人口『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的詞句。在此，策展人把兒女私情的通俗意涵，轉化為數位技術時代裡對『有情眾生』本性的呈現……『情』不是一個可以單位化的存有物，而是在宇宙間森然萬象之中的動態關係。透過展現樣態之差異、強弱虛實之不同，而顯現之為『有情』。……」

◎慧命僧代表 印順法師

第二天來到日月潭玄奘寺。玄奘寺

建於民國 54 年，分別供奉「玄奘大師頭骨舍利子」與「釋迦牟尼佛金身」。玄奘大師翻譯經典為古今中外眾人所知，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貢獻卓著。

中日戰爭期間，日人在南京掠走玄奘大師的靈骨，供奉在日本埼玉縣慈恩寺。民國四十四年始迎靈骨來台，供奉於日月潭畔玄光寺。民國五十四年玄奘寺建成後，靈骨才遷迎入玄奘寺舍利塔內。而靈骨可以透過視訊螢幕放大瞻仰。民國 104 年 3 月舉行玄奘大師紀念館落成典禮，完整呈現大乘佛教及玄奘大師一生，期許正法令更多人了解。

玄奘寺為一仿唐式建築，寺內「國之寶」匾額乃先總統蔣公親題。另外在玄奘大師紀念館「認識台灣佛教歷史」中，佛教幾位代表人物，住持從慈法師提到台灣慧命僧代表——印順法師，內容如下：

印順法師民國四十一年從香港來台後，其大量著作，具有理性，提倡佛教人間化，與人們生活不脫節，並且關懷本土，吸引了很多知識分子，提升了佛教的地位，造成了社會廣大的影響，其著作廣大影響台灣僧俗二眾及大乘漢傳佛教思想傳播，樹立佛弟子實踐人間菩薩行的典範。

現存「人間佛教」是共同努力建構的佛教，更延續台灣佛教生命，在弘傳擴及全台和世界各地，並使台灣佛教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地。

◎來福嚴深感榮幸

「佛法如大海，信為能入」謝謝這三天的參學，雖然只道出幾處行程心得，卻已經是收穫滿滿。回程路途上，想起在南投國姓鄉大慈禪寺掛單時，住持長老尼見到學院青年學子的來訪，既高興又對未來充滿期望的說：「青年需要佛教，佛教更需要青年出家法師們傳

揚正法。」聽法師一席話，自身能夠來到福嚴就讀深感榮幸，學院裡的生活穩定，環境宜人，師長時時親切關心學生們的身心狀況，也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讓學生在學習上無後顧之憂，我們能傳承印順導師的信念與教法，院長及老師們的教誨與教導，實為現今學習的目標與方針。

最後，遊覽車回到學院駛入山門，「行萬里路，更要讀萬卷書」，精進培養自己對法的好樂，從古往今來高僧大德的教學中，思惟自己如何精進才不會辜負人身、佛法、法師師長們的提攜。🙏

福嚴佛學院校外參訪紀實

文 / 白瑞麟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為期三天的校外參訪很快就結束了；回想開學時，看到行事曆上的預定行程其實是不想參加的，原因是對旅遊已經興趣缺缺，當時只是在想不知道能否選擇去或不去？便抱著隨緣參加的心態，來到學院過團體生活就是要合群，即使是來佛學院念書學佛、準備出家，也不能當獨行俠的盲修瞎練，「和合」在僧團也是很重要的。

隨著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學院緊湊、緊張的學習、出坡生活，讓塵封已久枯燥的凡心，竟然萌生想要出去外面走走透透氣，看看遺忘了兩年的世間，已經變成什麼樣子了？出遊前要準備期中考的壓力與日俱增，旅遊之事早已拋諸腦後。學院不愧是富有經驗，為了體恤新生學習的苦悶和考試的壓力，所以提早規劃考試後的校外參訪，真是太貼心了！只是萬萬沒想到慈悲的院長及老師們，竟然愛心加碼大放送～期中考取消～因此，懈怠的我過了兩個星期不只是放鬆、而是幾近放逸的生活。

第一天上午的第一站是網紅必拍景

點——台中高美溼地，即使我們已早早出發，八點抵達時已經豔陽高照，因為是平日緣故，所以遊客不多。溼地上蜿蜒的棧道似乎延伸到海平面上，背景是造價昂貴，總共好幾十億的風力發電機（聽說一根一億貴森森），襯托在湛藍的天空底下美不勝收，難怪會吸引眾多不曬太陽的女眾，冒著曬黑變紅脫皮變醜的風險也要來打卡到此一遊。可能潮汐的時間不對，少了海水的濕地像極了一片荒地，數量眾多的小螃蟹，和學院裡遷徙的螞蟻一樣的壯觀；突然見一隻螃蟹夾著一隻小魚大快朵頤，不禁讓我想起《成佛之道》：「旁生種種異，吞噉驅使苦。」的偈頌以及佛曰：「從善趣生善趣者如爪上塵、從善趣生惡趣者如大地土；從惡趣生善趣者如爪上塵、從惡趣生惡趣者如大地土。」祈願今日有緣相遇的魚蝦鳥蟹都能得到三寶的慈悲攝受，來世往生善趣修學佛法；學生能讀佛學院實屬三生有幸，應數數思惟三惡趣苦及暇滿人生難得，當勤精進。

第二站是期待已久的華雨精舍，大部分的新生同學都是第一次造訪，所以非常興奮。位於巷弄裡的華雨精舍，一

如導師風格般簡單質樸與莊嚴。接待我們的是明聖長老尼，長老尼如數家珍地述說著過去陪伴導師的點點滴滴，很難想像導師當年的著作就在這棟低調樸素無華的建築內校稿完成，爾後影響了海內外佛教界和誕生了多少的法門龍象，看到牆上一幅導師和慈濟證嚴上人早年的合照，突然感動莫名，想到自己學佛以來依止的兩位大善知識，早期都是因為導師的因緣，陶染海內外數百萬計的佛教徒，令其漸漸地走在深見、廣行的菩提大道上，成為現今世界上的一股清流，持續改變和挽救無數的家庭，也讓原本是無佛教的邊地國家，如今梵音裊繞法語宣流；身為弟子的我，於解於行卻還在原地踏步毫無長進，更遑論要跟上師長弘法利生的腳步了。

明聖長老尼與已故家母年紀相仿，年已八十有三而臉上卻又毫無皺紋，耳聰目明、身體硬朗，身著縫縫補補的短褂，談起三寶虔誠端嚴，關懷晚輩後進時卻又詼諧開朗談笑風生，很熱情地幫我們準備了很多的點心、飲料和冰品，怕我們拘謹不敢受用點心，所以自己率先開心地大啖冰棒，讓人感覺非常的隨和慈祥、如沐春風；臨別時祝福長老尼法體安康、長久駐世、常轉法輪，長老尼語重心長的跟我說，你們（指居士）

要趕快進來啊！佛教要靠你們啊！就像導師「為佛教、為眾生」一樣！

中午用餐地點是富有特色、口碑風評甚佳的養素庭素食餐廳，無限量供應的鮮嫩時蔬、野菜以及旋轉火車巡迴供應吃到飽的熟食、甜品和各式各樣新鮮的食材，令人食指大動，忍不住地大快朵頤一番；明明在學院已經都吃很好了，但是看到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卻還是不禁吃在嘴裡、看在鍋裡，尋伺緩緩駛來的火車想在心裡，彷彿剛剛參加飢餓 30 回來一樣。雖然享受到豐美的外食，卻也因此看到自己貪欲的行相。

下午的行程是參觀台中美術館和參訪南投埔里的大慈禪寺，兩者皆藝術美學氣氛濃厚；美術館的美是現代、世俗、流行風格的，美學濃度很高，可惜我個人素質底蘊較差，看不懂藝術作品，只是覺得是充滿創意、畫風精美的畫作；而大慈禪院的美是出世間的化世之美，建築物 and 露天的佛菩薩聖像大多是石材，雕工非常精緻、栩栩如生，想必是出自某位大師級的作品，讓人看了心生歡喜，而且將莊嚴殊勝、慈悲與方便巧妙地融合在憤怒與吉祥尊的佛菩薩聖像之間；大慈禪院充份表現出大乘佛教歡

喜攝眾的禪風，想必日後會吸引很多的佛弟子和遊客到此朝聖。

大慈禪院的住持與當家長老尼都是福嚴佛學院早期的學長，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們，也詳盡介紹新寺院的各種建材設備及注意事項，以利法師們日後弘化一方時建寺之所需；托長定法師榮任福嚴佛學院會長，我們才能在美侖美奐、夜晚燈光美氣氛佳的日式禪風造景的大慈禪院夜宿掛單，享用豐盛的藥石，度過第一天舒適美好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我們享用豐盛的早齋後即告別大慈禪院，臨行前行動不便的長老尼特地前來送行，還準備精美的伴手禮，非常感恩！從昨晚到臨別的短短時間內，長老尼數度虔敬殷重地祈請學院比丘能撥冗前往大慈禪院講經說法開示論著；我們一行年輕的法師同學對比華雨精舍和大慈禪院大都是年長高齡的比丘尼，深刻體會到兩位長老尼希望男眾學僧以後能為佛教樹立清淨幢相、振興佛法令正法久住，學生也深感現今佛教界比丘及僧才的不足，心裡不禁在想：我有資格披出家三衣嗎？我該如何荷擔如來家業？我能為佛教做什麼……？思惟至此，實在汗顏慚愧、汗毛直豎不敢再想下去，我看還是回去努力紮實的聞

思修，學好各種基本功比較實際一點！

揮別大慈禪院後，前往日月潭搭船遊湖，遊客不多天氣極好，法師考慮學僧若與其他遊客同船，恐心有罣礙不自在，便包艇環湖。波光粼粼、雲霧裊繞、景色變化萬千，水色大山清晰可見，湖光晃漾、山色倒影美不勝收，船東家幽默風趣。在伊達邵商圈漫步，讓日月潭之美多了原住民的熱情與活力。

日月潭最後的重頭戲是參訪玄奘寺，未學佛前曾來過玄奘寺數次，以前只當成旅遊景點；而今舊地重遊，或許是大師、法師們及護法龍天的加持，也或許是剛剛學過《瑜伽師地論》，對於玄奘大師當年隻身求法的精神，寧向西方一死、不向東土一步生的毅力、譯經廣弘聖教的大慈悲心……，在大師靈骨前感到特別的殊勝與感動，也對「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有更深刻的體會。

夜宿清境農場的那魯灣民宿飯店及晚餐，兩天的行程下來已經精疲力盡，大夥兒早早就寢，夜晚的清境著實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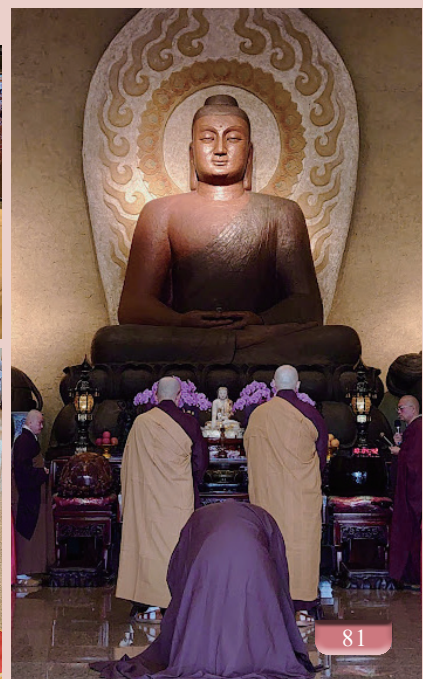
靜，滿天星斗伴隨著入冬的寒意，暖暖的被窩一夜好眠。第三天凌晨 5 點不到，飯店的觀景台已有多位法師在做運動或經行，末學也起床看日出、運動、呼吸新鮮空氣；聖稜線透露魚肚白的微光，慢慢喚醒沉睡中的清境農場，可惜少了雲層的日出稍嫌不夠炫爛璀璨。遠近馳名的青青草原是遊客一定要去的打卡景點；不知是綿羊偷懶還是員工偷懶，當天沒有綿羊秀，慈悲心滿滿的法師自掏腰包買草料零食包餵綿羊。湛藍天空下，偶爾幾朵白雲飄過，一棟棟的歐式建築和碧草如茵的青青草原，難怪清境農場有小瑞士之稱的美譽。

最後一天的最後行程是參訪中台博物館和多肉秘境，這兩站也都是藝術美學的行程，中台博物館存有印度和中國早期的佛教文物，以佛像、書法、寶塔等為大宗，不管是石雕、玉雕、銅等等雕工都極為細緻，而且年代久元、保存良好，勘稱為佛教文物的稀世珍品；或許是為了下一次造訪的因緣，館藏豐富令人大開眼界，而且為數眾多，其實一天也無法全部看完，遑論想要細細地品味一番了。多肉秘境，是一家種了很多仙人掌等多肉植物的園藝店，法師特地安排讓我們自己 DIY 種植多肉植物小盆栽，想必以後能美化庭院、好好照顧

佛學院小花園裡的花花草草，讓信眾來院時更能心生歡喜，我心想如果我們佛學院也有幾尊中台博物館的佛像，那就更好了！

繁華的世俗雖然好玩，但畢竟不是究竟的離苦得樂之道，除了寺院參訪的價值及同參道友同行出遊學習的美好記憶，剩下的恐怕只是曇華一現。回寺之前，長定法師特別安排帶大家包場享用現炸的『一派胡言臭豆腐』，吃了幾天的大餐，這種香辣夠勁的民間美食才是我的最愛，非常感謝法師在大家已經累癱的回程的路上卻還在安排每個人的點餐，到店時還要協助老闆快速出餐滿足大家的味蕾，而在大多數人享用完美食時，法師才開始受用他最後一個出餐的餐點；最後大家在不知是感動還是耐辣性太低的淚水中，圓滿的劃下這次校外參學完美的句點。

後記：由衷感謝學院、安慧法師、長定法師、湛遠法師和全程陪同護持的法師們，大費周章精心設計安排這次的校外參訪活動；以及自願留守服務長住，成就大眾僧出遊參訪學習的法師同學，感恩！🙏



福嚴佛學院・校外參學

＊
印順導師法語
＊

實相的自覺，
是泯絕能所，
融入一切中去直覺一切的。

